

官傳劇集

吳名編
大略書香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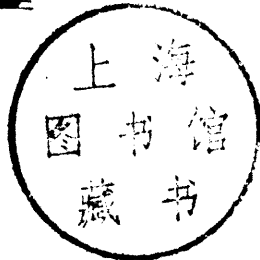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4 0707B

宣 傳 劇

第 一 集

吳 名 編



大 路 書 店 印 行

宣 傳 劇

第 一 集

實 價 國 幣 三 角

編

者

吳

名

發 行 者

大 路 書 店

漢口交通路四十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四 月 初 版

寫在前面

「宣傳劇」在目前能夠加速生產的主要原因是：（一）客觀的條件已使中國戲劇運動不能離開抗日的戰鬥任務而得到進展；（二）同時，抗戰中的政治工作者都已認識「戲劇演出」是最有力的宣傳手段，這種認識的結果，就形成宣傳隊對於戲劇的廣泛的需要。

所謂戲劇的戰鬥任務，可以說是戲劇的教育任務——在抗戰的現階段，戲劇不但是要教給羣衆以救亡的概念，並且要教給他們以在救亡過程中應付一切反動力量的態度和方法。自然，能賜十足適合這個條件的宣傳劇，現在還很缺乏，但可以給羣衆以情緒上的激盪的抗戰劇作，却也不在少數，因此，出版家把它們編輯成編，至少是代宣傳隊出了一點搜集和選擇的力氣的。

在大路書店這三集宣傳劇里，有的已經在戲劇刊物上發表過，有的則雖已演出

多次的，還沒和排字間會過面，現在把其中的幾篇，作一個簡短的介紹。

「到前線去」——原名「漢奸與傷兵」·李增援編·曾經平漢流動宣傳隊演出四五十次，很給傷兵觀眾以有力的啓示之外，還在觀眾的腦里，印上了一個明確的小漢奸的形相。聽說有人把這戲的內容略加改竄，易名「大學眼藥」，在陝北發表過。

「死守盛家橋」——蔣白千編，這戲吃重後台的「效果」工作，倘「效果」做得不好，便會減色，演給軍隊看，和「火海中的孤軍」有異曲同工之妙。

「電綫桿子」——平教會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有單行本，演出時的舞台空氣是極爲嚴肅的，日本軍隊蹂躪婦女，尤使農村觀眾咬牙切齒，是十分抓住農民的忌諱點的緣故。

「我們的國旗」——平教會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有單行本，形式和內容都很

適宜演給農民看，祇是有一段略嫌文藝化的對話，最好能碰免不用。

「賊」和「我們的機噐」——這兩戲都是張望君為鐵路工人特寫的，在抗戰中，廣大的鐵路工人羣衆的生活思想是應該加倍注意的，然而為鐵路工人而寫的劇本是太少了！

「有力的出力」——王勉之編。這戲的發表，還沒有多久，內容上很顯出是一種進步，它除和其餘劇本同樣地站在抗日除奸的立場上，說明人民兵役是一種義務之外，並指出了現行保甲制度的弱點，演給農民看，很覺切實，祇是下半部略覺鬆懈，導演者須注意避去講演式的場面。

「轉 變」——是李增援君為救國公債徵募委員會編的，宣傳劇農村和都市都可上演。

宣傳劇的力量，在於把一切事物的實際狀態顯現給宣傳對象，使宣傳對象感到切膚之痛，起來做一種準備，所以宣傳劇必需是「寫實」的，才能得到效果，象徵主義的宣傳劇如「九一八以來」雖說是一種新形式的創造，但不識字的勞苦大眾是不容易理解它的。所以象徵主義用在宣傳劇的寫作上實在不很合適。

希望宣傳劇的結集，能夠在最近期內，由一集二集三集增至無數集！

吳名，一九三八，三月，書於平漢流動宣傳隊車中。

目 錄

東北的一角.....	一
民族公敵.....	三九
打鬼子去.....	六二
火海中的孤軍.....	八一
我們的機廠.....	一〇七
死守盛家橋.....	一一七

東北的一角

王光雅

時間：一九三七年冬天。黃昏的時候

地點：東北某城市的近郊

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母親

女兒

父親

二毛子

松本（日軍官）

隣人甲乙

小三子

佈景：一個極簡單的客堂，左後有通外面的門，右邊有通內室的門，中間一張方桌，圍着三張凳子，右前面斜着一張藤靠椅，右邊有兩扇長窗，窗下還放着一張半長桌，正中牆上掛着對聯，旁邊放些農具。

幕啓：母親坐在藤椅上縫衣裳，縫了一會，又停下，呆呆地想一會，走到窗口向外看了一看，又抬起頭來望望天，這時天色已經將要被黑幕籠罩着了。忽然看見他女兒回來了，便喊道，「菱兒，你回來了。」急忙關上窗戶，去開門，菱兒進來。

菱兒：媽媽，哥哥還沒有回來嗎？

母親：沒有呀，我正在這兒着急呢，平時總是每天這個時候，做完了工回來，現在一連去了三天還沒有回來，菱兒，不會有什麼危險吧！

菱兒：（思索了一會）我想——不會的。

母親：是呀，我想也是不會的，你哥哥總算是很安分的，丟掉自己的田不去做，每

天按時不斷的去做工，從來沒敢停過一天，又不拿他們的工錢，而且我們又有良民證，知道我們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

菱兒：我也是這麼想，不過——

母親：不過什麼？

菱兒：不過我剛才走過張二叔的門口，聽張二叔說，日本人在關內這幾個月來，到處的轟炸，子彈的銷耗很大，所以日本要滿洲國加快的製造子彈，因此這兒的指導官就命令他們加夜工，要大家不停地做下去，當中就有很多的人不願意，於是被日本人打了一頓，拖到司令部裏去了。

母親：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菱兒：今天早上。

母親：那麼你聽說有你哥哥嗎？

菱兒：張二叔說不知道，因為他的兒子拉去了做工也並沒回來，張二叔正急着在打

聽呢！

母親：這消息張二叔怎麼會知道的？

菱兒：他是聽二毛子說的。

母親：二毛子，是不是幫着鬼子做事的那個二毛子？

菱兒：對了，就是他，漢奸。

母親：啊呀！要是你哥哥有個三長兩短，那怎麼辦！你爸爸去找他，也不見回來。

菱兒：你不要着急，媽，等爸爸回來看他怎麼說。說不定爸爸會同哥哥一道兒回來的。

母親：要是真的，那就好。兩手作揖，臉朝上，菩薩，保佑保佑我的兒子好好地回來吧！（向菱兒）我想鬼子不能這樣地不講理，每天拉去了做工，工錢一個也不給，晚上還要加夜工，不給人家回來休息：這簡直拿人當牛馬。

菱兒：媽媽，鬼子不講理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自從佔領了我們的北平，上海，南京

以後，對於我們關外的百姓壓迫得是利害了，口口聲聲說是什麼王道樂土，共存共榮，其實呢，滿不是那麼回事，上個月劉家莊，住紮的日本憲兵，一定要村長交出二十個少女來，供他們玩樂，不然就要把村長處死，村長沒法，只好用公款三百塊錢一個的價錢，買了二十個給他們，不是還在我們村上買了兩個嗎？

母親：是呀！這二十個閨女，咳！現在不知道被糟踏到什麼程度了。

菱兒：假使哥哥這次遇到了什麼不幸的事情，媽媽，我——

母親：菱兒，你怎麼？

菱兒：哼！那我非跟鬼子們拚一拚不可。

母親：孩子，快不要這樣說，給漢奸和鬼子們聽見可不得了呀！

菱兒：那有什麼，橫豎一條命。

母親：那不是找死嗎？

菱兒：媽，鬼子們頂沒種了，你越怕他，他就越欺負你，你要打了他，他就要給你磕頭呢！上一次義勇軍在長白山附近抓到了幾個日本兵，日本兵嚇得直抖，跪在地上求中國老爺饒命，日本兵什麼都幹得出，他們只敢在沿着鐵路的範圍內耀武揚威，離開鐵路的附近他們就不敢去了。

母親：是不是怕我們的義勇軍呢？

菱兒：當然哪！這一次哥哥要是真遇到什麼危險，那我非跟鬼子們幹了，媽！你看我講到做到。

母親：孩子！你不要傻呀，像你這樣女孩子，赤手空拳的跟鬼子們幹，那不是找死嗎？

菱兒：媽，你弄錯了，鬼子們要動槍，我自然弄不過他，可是我可以別的方法對付鬼子，我聽見很多人說，這一次打仗，我們中國多少的年輕的女子，都受了鬼子們殺害，死的可真不少，可是就沒聽說有一個女子反抗過。

母親：孩子！鬼子那麼利害，赤手空拳的女孩子怎麼敢反抗呢！

菱兒：那麼不反抗還不是死，還不是受他們糟踏嗎？哼！鬼子假使這樣對待我，我就有方法反抗他。

母親：你怎麼反抗他呢？

菱兒：我自然有方法，不但是反抗，還要叫鬼子死在我的手裏。

母親：孩子！你快不要說，給漢奸們聽見可麻煩。

菱兒：哼！麻煩？你看我講到做到。

（外面門響，聲音很急）

母親：誰呀？（不應）

（菱兒急忙開門，父親帶着一副蒼白的臉色慌張的進來了，隨即把門關上，靠在門上呆呆的瞪着眼喘氣）

菱兒：爸爸，你怎麼啦？

母親：他哥哥找到了沒有？

（父親看了一看他們倆，依然地不說，把頭垂下來）

菱兒：爸爸，你累了麼？快坐下來休息，休息吧！（菱兒將父親扶到藤椅上坐下）

母親：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怎麼不說話呀？

父親：（又看了看他們倆，突然的說出）呵。菱兒的娘，我們完了！（說完倒在藤

椅上）

母親：怎麼？

菱兒：爸爸，爸爸，究竟怎麼啦，哥哥找着了沒有？

父親：（坐起來）你哥哥，……………

菱兒：我哥哥怎麼樣？

父親：他，……………

母親：他怎麼樣？

父親：他，……他，……呵！（一手摸胸，頭直搖）

菱兒：他倒底怎麼啦，爸爸你慢慢地說呀！

父親：（兩眼向前瞪着，一字一字地說）他——死——啦！

母親：

菱兒：（同聲）啊，什麼，他死了？

母親：他給鬼子，……

菱兒：害了嗎？

父親：（慢慢地，咬緊了牙，眼仍然瞪着，頭點點）是的。

菱兒：

母親：（同聲）啊！哥哥呀！（倒在父親的身上）

父親：唉！（頭低下來擦眼淚）

菱兒：（抬起頭來，帶着哭聲問爸爸）爸爸，你知道我哥哥究竟爲什麼被鬼子害死

的？

父親：（慢慢地抬起頭來）爲了鬼子兵在關內，到處的濫轟炸，各種的彈藥都消耗

得特別的利害，所以日本就要關外各兵工廠加緊的製造，這兒的日本指導官知到了這個命令，就要大家加三個月的夜工，每天不許他們回來，怕他們跑了，於是你哥哥和大家就不願意。

菱兒：這當然是不願意。

母親：後來怎麼樣呢？

父親：後來他們就立刻停工了，要求取消加夜工，可是這樣一來——

菱兒：怎麼樣？

父親：不但鬼子沒有允許他們的要求，反而說他們是集衆反動，不是良民，於是就把幾個爲首的，帶到司令部裏去，先拷打了一頓，然後就給他們每人一個鋤頭，叫他們自掘坟墓，給活埋了，你哥哥也就——

菱兒：被活埋了嗎？

父親：（點頭不語）

母親：呵！我的兒呀！

菱兒：被埋在什麼地方？

父親：就在鬼子司令部隔壁的空地上。

菱兒：我要去看看。（欲去）

父親：你不必去了，菱兒，你哥哥早已被埋在土裏，看不見了！

菱兒：啊！爸爸！（倒在父親身上）

母親：好狠的鬼子呀，難道我兒子的屍首都看不見了嗎？

父親：鬼子，鬼子，好好，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總忘不了你殺我兒子的仇恨，

更忘不了你殺我們成千成萬同胞的仇恨，總有一天，我要起來，跟鬼子們幹

一下！

菱兒：爸爸，你說得對，我們越是怕他，他就把我們越欺負得沒路可走了，我只恨，我哥哥爲什麼這樣地沒種，甯願自掘坟墓給活埋了，却不拿起鋤頭反抗一

下，呵，真替我哥哥冤得慌。

父親：是的，你說得很對，我甯願跟他們拚一拚，也不能自己給活埋掉了。

菱兒：這真顯得我們中國人太怯弱了，要是我非反抗一下，決不讓這樣的死。

(忽然門響)

菱兒：誰呀！

聲：開門啦！

父親：你是誰？

聲：我是二毛子。

母親：呀！二毛子來幹什麼？

菱兒：這一定又不是好事。

聲：開呀！開呀！

(菱兒不待已去開門，門打開，二毛子漢奸進來，看見了菱兒，二毛子滿面

笑容地點了點頭)

毛子：周大叔，你沒出去？(奸笑)

父親：沒有。

母親：(向二毛子笑着說)你請坐呀。毛二爺。

毛子：好，好，好。(坐下)

(父親怒氣未息地坐在一旁，菱兒注視着毛子的舉動。母親勉強陪着他)

母親：近幾年，毛二爺你可發了財了。

毛子：嘻嘻，也沒有什麼，不過承大日本皇軍的栽培，混碗飯吃吃罷了。

母親：可是日本皇軍對於我們老百姓壓迫得太利害了，我兒子就爲了不願意加夜工

，被他們給活埋了。呵！(哭)

毛子：老太太，你也不必傷心了，人已經死了，哭也哭不來，總之你的兒子也不對，現在在關內的軍隊們正需要子彈，這邊沒法，只有加緊的造，否則要是接

濟不上 那這一次打戰就很危險了。所以不得已才想出加夜工的辦法。

母親：可是人總是人呀，就是牛馬一天做到晚，也要有休息的時候！

毛子：好了，好了，不談那個了，（看了看菱兒）菱姑娘，現在是一天大一天了，人也長得一天漂亮一天了，真是不錯。

（菱兒瞥了他一眼，不言語地走進內室去了）

母親：毛二爺，你別開玩笑吧！

毛子：我倒很想討杯喜酒吃。

母親 毛二爺，這話怎麼講？

（父親注視了毛子的話）

毛子：我想，嘻嘻，跟你的千金做個媒。

母親：毛二爺，我的姑娘去年就訂給城裏的王鴻才，你不知道嗎？

毛子：（失望地）呃，呃，我倒沒聽說過呢？

母親：這村上誰不知道。

父親：你預備講的是那一家。

毛子：呃，這是此地頂有勢的，又有錢，我想只要你們二位答應了，城裏退婚的事，是不成問題的，我可以替你們代辦。

父親：這是怎麼講？

毛子：只要你們答應，退婚的事包在我身上。

父親：你倒底說是那一家？

毛子：是我們的頭兒呀！

父親：頭兒？我不知道是誰。

毛子：就是此地的日本指導官，松本老爺呀。

母親：（驚異）松本！

父親：（看了看二毛）請你少談這些，知趣些。

毛子：誰開你們的玩笑，指導官就在外面等着呢！

母親：呀！等着！

毛子：是的，我看你們還是將就一點吧！這也是你們女兒的造化，指導官看上了
啦。

母親：這怎麼成呢！他不是已經有太太了嗎！

父親：（向母）沒有太太也不成呀！（向毛）你假使再要說下去，我就跟你客氣了。

（毛子依然不理的說）

毛子：（向母）那是大太太和二太太呀，他現在想要你的女兒，做最得寵的三太太。

母親：做三太太！

父親：哼！爲什麼不把你的妹妹和老婆給他做三太太。

毛子：咳！你別罵人呀，我的妹妹，老婆指導官不要呀，要，我也給他，這有什麼
呢？

父親：我問你，你要臉不要臉，你是中國人嗎？你是不是你父母養的，你這種不顧廉恥的漢奸！

毛子：喂，老頭，我跟你好好地說，你別不識抬舉。

父親：這次抗戰要是沒有你們這些喪心病狂的漢奸在搗亂，也不會失陷了這麼多的地方，中國早已應該打勝了。我們東北的同胞，早已該自由了，你，你還有良心嗎，你還算是人嗎？

毛子：你再說！（怒目視之）

父親：怎麼樣？（走近毛子，菱兒見勢緊張了，便出來）

母親：毛二爺，你——（正說着，松本等在外不耐煩了，又聽見裏面的說話緊張了，於是進來了，母親見了松本進來，就嚇得說不下去）

毛子：（對松本）指導官給他們一點利害看看。

松本：（對毛子）怎麼，他不答應？

毛子：是的，他不但答應，他還要侮辱皇軍。

母親：呵！東洋老爺，我們並沒有侮辱你呀！

父親：侮辱他們又怎麼樣，看你們怎麼辦。

松本：這個老頭，胆子倒不小，居然敢同我們皇軍反抗了，你知道我們大日本皇軍的威風嗎？

毛子：指導官，不跟他多說，我們動手呀！

松本：老頭，我看你還是安安分分的做一個順民，把你的女兒嫁給我，我或者還可以給你一點錢養老，不然，哼！（向父瞥了一眼，走到菱兒面前，菱兒退讓，松本笑嘻嘻地走近菱兒身旁，用手摸摸她的下巴，色相畢露，菱兒用手揮開了他，走進內室，將門關上，松本推門）

母親：東洋老爺，你饒了我們吧，我們就剩下這一個女兒，你行行好吧！

父親：我丟了一個兒子，我不能再去一個女兒了，不，不，我決不能。

松本：你真的不答應嗎？

父親：不答應。

松本：毛子，把門打開，把她拖出來。

毛子：好，我自己動手（向內室去，父親阻止，毛子將父推在地上，母親擋在門前

求他）

毛子：走開！（將母親推在一旁）

（毛子用腳踢開內室，只聽菱兒喊：「你這漢奸做什麼？做什麼？這無恥的

漢奸。」毛子：「出來，出來。」毛子拉着菱兒從內室出）

菱兒：你要怎麼樣？

毛子：我要你嫁給我們的指揮官。

菱兒：（打二毛子一下耳光）放你媽的屁！

毛子：（一手摸被打處，一手指菱兒）你！

父親：（向二毛子）你這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人什麼地方待虧了你，你這沒有心肝的漢奸……

松本：住嘴，你再說，我，我就打死你。（拔出手鎗）

母親：啊！

父親：好！你打，你有手鎗，我寧可這條老命不要了，我也要跟你拚一拚，你強佔了我們的土地，屠殺了我們的同胞，奸淫了我們的婦女，用種種殘酷，橫暴，陰險，毒辣，誘騙的手段，來侵略我們，你以為我們會永遠地屈服嗎，你們這些毒蛇猛獸，現在再也不怕你們了，已經向你們怒吼了，今天我就跟你拚了！（欲上前奪鎗，結果給松本很快一鎗打倒了）

母親：（同聲）啊！（台上寂靜了一會，父親慢慢地掙扎着）

父親：（父親並未完全氣絕）你這強盜！你活埋了我的兒子，你鎗殺了我！你可殺不盡我們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祇要我們團結一心的抵抗到底，哼！

總有一天要把他們這些強盜都斃了，都活埋了。（松本又是兩槍，父親倒在
地上不動了）

松本：看你還叫啦！

菱兒：（大聲）爸爸呀！（伏在父親身旁）

（母親聽了槍聲，早已呆在旁邊）

松本：（向毛子）把他拖回司令部去喂狗！

毛子：是！（正欲拖走，母親撲到父親身旁和菱兒拉住父屍。二毛子推開了母親，

松本拉起菱兒，菱兒掙扎，母親依然扯着屍體不放，二毛子怒了，將母親用

力推在地上。菱兒也給松本拉住了。二毛子拉父屍出）

菱兒：（大聲）爸爸，爸爸。（仍欲掙扎向前）

母親：啊，啊！（大聲的哭）

松本：不許哭，裏面去，到裏面去。

(母親仍然嚎淘大哭，女兒呆在一旁出神)

松本：再哭我也要打死你，到裏面去，聽見了沒有？

(松本急了，抓着母親向內室裏面送)

菱兒：(兩眼瞪着)好，我自有辦法。

(松本出來，看見菱兒一個人，滿面笑容地走近了菱兒，抓住她的手)

松本：來，來，來，來花姑娘。

(菱兒揮開了他的手)

松本：來，來，我們談談。(菱兒依然不理)

松本：不願意和我談談嗎？

菱兒：(怒目視之)你活埋了我的哥哥，你槍殺了我的父親，你還要我——(說着

向內室去，松本阻止)

松本：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好，請你原諒我吧！

菱兒：原諒，人死了還原諒？

松本：得了，得了，我們談談正經的，剛才都是你父親不好，不答應，引動了我的氣，你，總可以答應我了？是不是，花姑娘？

菱兒：我不答應你，你也是打死我，是不是？

松本：我想你不會不答應我的。

菱兒：你不能這樣地勉強別人呀。

松本：這怎麼勉強呢，我不是在徵求你的同意嗎？你嫁給我，你的好處多着呢：第一你再不會受種種的壓迫了，第二你可以舒舒服服地過好日子，第三你母四我可以好好地照顧他，第四你父親哥哥的屍首還可以領回來，這不是一全親美的事情嗎？

菱兒：（想了一想）真的嗎，你真可以這樣做嗎？

松本：當然哪，這有什麼難呢。

(一) 劇 傳 宣

菱兒：（另有主意在打算着，又惟恐松本看出）不過——啊！我總忘不了我的哥哥和父親。（哭）

松本：這有什麼呢！一個人遲早總是要死的，假使他們像你這樣地依順我，那不是沒事了嗎？

菱兒：（聽了不語，呆呆地在想）

松本：花姑娘，你在想什麼？

菱兒：（忽然地）沒有想什麼。（又機警地）呃！我想我假使嫁了你以後，你會不會虐待我。

松本：那兒話，我疼也疼不及呢！那兒會虐待你呢，你放心好了，不會的。

菱兒：只要你好好地照顧我們母女倆，雖然我的父親死了，我也不會怨恨你了。

松本：對呀！還是你開通，想得週到，懂得道理。

（菱兒忽然看看門，又去把門關好。然後站在門邊看看松本。）

松本：來，來，到這兒來，（松本坐在籐靠椅上，菱兒慢慢地走到松本面前，松本指自己大腿）坐下，坐下。

（菱兒注意他身上的槍，於是慢慢地坐下）

松本：哈，哈，哈，花姑娘真不錯。你今年多大歲數啦？（菱兒只顧在想，沒聽他的問話）

松本：多大歲數啦？

菱兒：（突然想起他問的話，一驚地）呢！

松本：你沒聽見嗎，你又在想什麼？

菱兒：（措詞地）我在想——我的父親和哥哥死的好慘呀！（哭）

松本：好了，好了，別哭了，我是最不歡喜人哭的。

菱兒：難道你害了我的父親，連哭都不許我哭嗎？（哭）

松本：哭一會就好了，老哭，沒有完了。好，好，我不好，我做錯了，我向你陪禮

就得了。

菱兒：剛才你那廢地利害，你滿意了以後，又這樣地客氣起來，這真是你們日本人的
的一貫主張。

松本：老實對你說，我們日本人就善於玩這一套，政府就領着頭幹這一套把戲，例如我們的軍隊在上海打死了幾個英國水兵，炸傷了英國大使，和最近炸沉美國的巴納號兵艦，我們都是很客氣的道道歉就完事了。所以——這是我對你說呀！別人我是不說的。

菱兒：你以為這些鬼計別人就不知道嗎，別人都是傻瓜，只有你們日本人聰明。
松本：好，好，你也聰明。

菱兒：（摸摸他身上的皮帶，看看他的符號）你做的是什麼官呀？

松本：我是此地縣政府的指導官，你不知道嗎？

菱兒：不知道，我從來不聽這些，那你是什麼階級呢？

松本：我的階級是大尉。

菱兒：大尉？大尉是什麼階級？

松本：大尉就等於你們中國的上尉，就是連長階級。

菱兒：（又摸到他身上的槍）大尉也帶槍嗎？

松本：我們出來都帶槍的，不帶槍是很危險的。

菱兒：怎麼危險呀？

松本：假使要不帶槍走到離城市很遠的地方，很容易被那些土匪的義勇軍幹掉的。
有很多很多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送命的。

菱兒：那帶槍就不會送命嗎？

松本：帶槍自然要好些，可以抵抗，抵抗。

菱兒：（摸着他的槍）這叫什麼槍呀？

松本：這叫左輪槍。

菱兒：左輪槍，什麼叫左輪槍？我可以看看？

松本：呃！這不能動，很危險的。

菱兒：（撒嬌地）不，我要看，我也不要你的。

松本：我知道你不要我的，可是裏面有子彈呀！

菱兒：不要緊，我看看。

松本：好，好，讓我把保險機關起來。

（拿起手槍，把保險機關上，給菱兒）

菱兒：（接過來，左看看，右看看，）呵，關了保險機，子彈就不會出來了。假使要它出來呢？

松本：將這保險機向後一拉，手放在這兒一頂，彈就出來了。

菱兒：（用手照松本那樣試一試）這樣再這樣對不對？

松本：（笑着）對了，對了。

(正說「對了，對了」的時候，菱兒右手持槍，左手用力向松本一推，於是走到台右)

菱兒：對了，好，別動。動一動我就打死你！

(松本一時慌張無所措)

菱兒：手舉起來！

松本：呃！花姑娘，你……

菱兒：不准多話，(母親從內室出。見了這樣情形，莫明其妙，呆在一旁)

松本：你，你怎麼？

菱兒：我，我要打死你。

松本：花姑娘，你饒了我吧！

菱兒：哼！我饒了你，我對得起我哥哥，我爸爸嗎！你這無恥的強盜，居然你也向

我求饒了。

母親：菱兒，他，他怎麼……

菱兒：他居然也向我求饒了，好，我父親，哥哥的仇，也好報了。

松本：老太太，你救救我吧。（兩手作揖）

母親：（兩眼瞪着，一步一步的走向松本，咬緊牙說）我救你，我救你，（向松本打一耳光，然後揪住他的衣服，兩腳直跳）你還我菱兒的爸爸，你還我菱兒

爸爸，（大聲的哭）不然今天我非要宰了你！

松本：老太太，你行行好吧！（跪下哀求）饒了我這條命吧！

菱兒：媽媽，你過來，讓我來結果了他。（正預備放）

松本：呵！花姑娘！你不能……

（門聲，台上人寂靜了一會，又敲門）

菱兒：誰呀！

聲：我呀！二毛子。

菱兒：等一等，（向松本）再讓你多活一會，進去，進去！（松本起來，兩手舉起

，向內室門退去）不許說話，要不，我就——（槍向他動一動）

（松本進去，菱兒從新換一副很沉靜的面孔）

母親：讓他進來嗎？

菱兒：（點頭）

（母開門，二毛子進來，四面一看）

毛子：（向菱兒）我們的頭兒呢？

菱兒：誰呀？

毛子：指導官。

菱兒：他已經走了。

毛子：走了？（想了一想搖搖頭）不會的。（稍停）你怎麼沒跟他去呢？

菱兒：我？我憑什麼跟他去？

毛子：那，那他決不會走的。

(內室松本喊：「我沒有走呀，你快來救我啊……」)

毛子：(聽見松本的聲音，大驚，看了一看她們母女，正欲取出手槍)

菱兒：不許動，(毛子嚇住，口瞪目呆)兩手舉起來。(毛子兩手舉起，慢慢向後

退)

菱兒：你這絕子絕孫的漢奸，你帮着東洋鬼子，殺害自己的同胞，你是中國人嗎？

你有良心嗎？

毛子：啊，菱姑娘，你這是幹怎麼呢！我也是叫沒有辦法，要吃飯，所以……

菱兒：所以你甘心叫日本人做爸爸，是不是？

(松本喊「二毛子，你快來救我啊！」)

毛子：(裝腔作勢)(向門)別叫啊！再叫就宰了你，(向菱兒笑嘻嘻地)我那兒會帮着鬼子呢？我是叫暫時躲暴雨，一有了辦法，我就要對付他們的，難道

我不是中國人嗎？（慢慢走近菱兒）我甘心做他的走狗？今天我們就趁這機會宰了他吧！也好替你爸爸報仇。

（松本內喊「不能啊！不能啊！」）

菱兒：我爸爸的屍首，你丟了那兒去了？快說。

母親：菱兒爸爸的屍首呢！你這漢奸。

毛子：（靈機一動）啊！就在——（走到窗前推開窗戶，指着）就在那邊，你看。

（菱兒走近窗口，眼只顧向外看，不意手中的槍，被二毛奪住，菱兒大聲「啊！」兩人掙扎，母親慌了急忙開門大叫四鄰：你們來人啊，救命啊！於是鄰人甲乙，及小三子均急促奔進。當鄰人進來時，手槍被兩人掙扎掉在地上，鄰甲正要向毛子撲去，毛子鬆開了菱兒，抓起靠近的一張椅子，向鄰甲擲去，鄰甲急忙接住丟在一旁，毛子見勢不佳，便轉身跳在方桌上，拔出身上手槍，向四面的人。）

毛子：不許動。（槍口直向左右搖動，這時小三子早嚇得魂不附體，急忙躲在方桌下發抖，於是抖動了桌子。毛子慌張地跳了下來，鄰乙出其不意，從身後打下毛子的槍將毛子抱住，兩人掙扎起來，毛子抓住鄰乙的膀子掙扎了幾轉，將乙摔在地上。正欲奪門而出，而菱兒早拾起地上的手槍，對準毛子就是一下，於是毛子受傷倒在地。）

菱兒：你還想逃嗎？

毛子：啊，菱姑娘！（痛苦地，手扶着傷處）你饒了我這條狗命吧！

菱兒：哼，饒了你！（很快地）你把我爸爸的屍首丟在那兒去了？說呀！

母親：（咬牙）丟在那兒去了，你這強盜。

鄰甲：（向菱）怎麼？你爸爸——

菱兒：被鬼子和漢奸害了。

衆人：（大驚）啊！

菱兒：說呀，我爸爸的屍首在那兒。

毛子：已經——

菱兒：已經怎麼？（毛子不說下去。）

母親：在那兒？說呀！

鄰甲：不說把他吊起來打。

鄰乙：（給他一脚）說不說？

毛子：啊！屍首已經被司令部裏狗吃完了。

（大家愕然，母親洩了一口氣，全身都軟了下來）

菱兒：（目中冒火，咬緊牙關）你這殺人的強盜！（轟轟兩槍，毛子的性命被結果

了）

鄰乙：（扶起母親）伯母你也出了一口氣了。

菱兒：不，我們不共戴天的仇還有呢！（說完，衝進內室將松本拖出，松本苦着臉

，跪在地上，兩手直作揖。）

小三子：怎麼還有一個？

菱兒：你還要我做太太嗎？

松本：不；不要了，你饒了我吧。

鄰甲：饒了你？

菱兒：這就是你們大日本皇軍的威風嗎？

小三子：好威風！

松本：不，不，我們沒有威風。沒有威風。

鄰乙：菱兒，斃了他！

松本：啊，中國爸爸饒命吧！（磕頭）

鄰甲：你也會叫中國爸爸。

小三子：孫子，放屁吧！

母親：多少老百姓都死在你們的手上，我的兒子，我的丈夫，也給你殺了。好，好，我今天非咬死你。（說完抓起松本的膀子就咬）

松本：啊呀！啊呀！

小三子：姊姊打死他。

菱兒：不，（從地上又拾起漢奸的手槍）我要留着這兩支槍和子彈去捐給我們抗戰的義勇軍呢。

鄰甲：對了，對付這種東西很便當，不必浪費了我們的子彈。

鄰乙：來，我們大家三拳兩腳的打死他。（說着，走上去就是一拳）

菱兒：慢着，這樣我們還是太費氣力了，（說完從旁邊，取了一個鋤頭）我哥哥是被這些強盜強迫着自掘坟墓活埋了，現在，好，你也嘗嘗這活埋的滋味吧。

（給松本）

（衆人，「對，對」）

母親：(指着松本)強盜，報應呀！

松本：不，不，我不能這樣死，你們還是槍斃我吧。

鄰甲：不行，沒有這便宜！

鄰乙，走，走，(鄰甲，乙，小三，推着他。)

松本：啊！中國爸爸。你們就槍斃了我吧！

小三子：中國爺爺也不成呀！

鄰甲：叫你瞧瞧我們中國人，也不是隨便好欺負的！

(松本拿着鋤頭，哭喊着「救命啊！救命啊！」被衆人倒拖着出去)

幕落

一九三八，一，十八，於漢口。

民族公敵

舒非

(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三隊台本之一)

時間：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六日羅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

地點：上海

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母親·兒子，特務員，

父親，父親的助手，特務人員的助手。

佈景：一個簡單的客廳，如果物質條件完備的話，可以佈置講究一點，不然，只要有一兩件道具(如掉椅之類)可以表現出，並不是個窮人家的客廳便得了。

幕啓時：正是晚上九時左右，外面傳來報販的呼喊聲：號外，大晚夜報號外，東

洋兵打羅店，……母親一人在場等着兒子和父親回來。

兒：（緊張的從外面進來）媽媽！爸爸回來沒有？

母：還沒有吶，真急死人了。你從什麼地方回來的？

兒：我去同學家裏來。

母：現在外面的情形怎麼樣？

兒：今天羅店打得很厲害。

母：啊！羅店？羅店也打起來啦？

兒：是的。

母：……怎樣東洋鬼子忽然會跑到羅店去打？

兒：這完全是漢奸搗的鬼，媽。

母：啊，是漢奸搗鬼？

兒：是的。昨天夜裏東洋兵幾千人，突然向羅店進攻，因為中國兵在那裏駐得很少

，所以抵抗沒有多久，就給東洋兵佔去了！

母：那麼！現在中國兵都退了嗎？

兒：不，中國兵並沒有退，不過，全都完了！

母：怎麼？

兒：現在的中國兵，打起仗來，那兒還會退呢？他們只有死在前面，不會退後一步的。

母：都死光啦？

兒：聽說，原來的兵，都死光了，後方得到消息，馬上又派了許多兵去反攻，攻了一天一夜，不知死傷了多少人，有一個時候，一連打了十幾次衝鋒，以後，差不多就可以衝前去把東洋兵消滅了，可是，突然前面着起火來，燒得中國兵不能前進，東洋兵得到了這個機會，便又從旁邊抄過來……

母：啊！東洋鬼子這樣厲害！

兒：媽媽，你以為這放火的是東洋鬼子嗎？

母：不是東洋鬼子是誰呀？

兒：是我們中國的漢奸！

母：啊！又是漢奸？漢奸怎麼這樣沒有良心，到處幫了東洋鬼子來打中國兵？

兒：媽媽，他們是受東洋鬼利用的，他們是沒有良心的賣國賊，東洋兵打羅店，全是漢奸領路的。

母：菩薩……，這些人真沒有心肝，他們放火燒的是那一條街？

兒：聽說就是外祖母家的那條大街。

母：是嗎？老佛爺，那外祖母的家怎麼樣呢？

兒：這樣子燒起來，當然完了！聽說着火的時候，老百姓想跑都跑不出，幾條街的

老百姓，都給燒死在裏面。

母：喔，菩薩，這樣說，那麼你的爸爸會怎麼樣呢？天哪！

兒：也就很難說，一直到現在不見回來。

母：老佛爺，真不知道是什麼妖怪使得他這樣，我兩次三番的叫他不要去，他偏不聽，老說要去看外祖母，從來沒有看他這樣關心過。

兒：也許還有別的事情。

母：別的事情，像這樣的打起仗來，整天的砲火連天，那能做別的事情，（急忙的往裏面走）這真是急死人了！我打電話到姨母家裏去問問。（將入）

兒：（喊住他）媽媽，我的雨衣，你給我放在什麼地方？

母：你的雨衣在屋裏箱子上面，你這時候還要雨衣幹嗎？

兒：說不定我今天晚上我就要走了。

母：你走，上那兒去？

兒：早上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母：你真的要去入特務隊？

兒：是的。

母：那你們學校裏怎樣，不上課了嗎？

兒：這時候埋頭在學校裏上課還有什麼用，媽媽，現在大家同學都找到工作去服務去了。

母：孩子，那你就像小林一樣到傷兵醫院去做做看護，不就得了麼？何必一定要去做這種特務隊呢？

兒：入特務隊又有什麼關係，媽，現在到處都有漢奸在搗亂，到處都有漢奸在賣國通敵，這些漢奸，這些賣國賊，全要靠特務隊來把他剷除。如果漢奸不除清，我們會打不了勝仗的。

母：好了，你這些話，回頭再說吧！我現在沒有工夫，我要去打電話去，你可別馬上就走呀！（急往裏面下）

（拿出鋼筆和紙在桌上寫信，突然有敲門聲，兒子急忙把紙藏起，走去開門）

兒：誰？

特：（特務員在門外應）我。

兒：（一面開門）那一位？

兒：啊，是王先生，我正想寫信給你。

特：呵，真巧極了！現在不必了。工作已經派下來了，剛才特務長叫我去談了許多話。

兒：啊，他對我怎麼說？

特：他說很好。

兒：那兒，客氣，客氣。

特：真的，他要我來轉交一個關係給你，並且希望你明早就開始工作。

兒：好的。

特：（從袋子裏取出手冊來，一項一項的告訴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這次羅

店的漢奸工作全是這傢伙指揮的。

兒：啊？

特：是的，聽說他手下有三百多人。

兒：三百多？

特：不錯，只是在上海馬路的，往茶缸撒毒藥的，就有幾十個。你曉得嗎？今天羅店方面的軍事，受到很大的損失，……………

兒：是是……我略微聽到了一點。

特：他媽的，這全是給漢奸破壞的。我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在前面放火，等到他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又在兩旁來襲擊，簡直被他搗亂得沒有辦法。

兒：是的，抓到的時候，非一個一個的宰掉他不成。

特：對對，我先把這關係交代清楚，給你再說呢。

兒：好的，好的。

特：你聽着：這人年在五十歲以內，中等身材，長臉孔，高顴角，濃眉，眼睛深陷，高鼻梁，留有八字鬚鬚，尖下巴，常穿麻花西裝，或紡綢大褂，……………

兒：（詫異地）啊！

特：明白嗎？

兒：明白，明白。

特：很好，（在手冊上翻）這兒還有個小照。這是我們隊伍裏面一個頂有本領的隊員拍來的，哪。（把小照給他看）

兒：（接過小照一看直發呆）這…………

特：怎麼？你曾經見過這樣的人嗎？

兒：（點點頭）等我細看一下。（越看，臉上的表情越緊張）

特：（已經發覺到他的變態的表情了，所以奇怪地）你認識這個人嗎？

兒：真有點兒像……………

特：像是認識的，是不是？

兒：啊！王先生這……這照片大概不會……不會錯吧！

特：不會的，（指點照片）你看，方才說的跟他這樣子簡直一模一樣罷。

兒：不，我是說會不會照錯人。

特：這不會的，你曉得，這是我們的一個很有本領的隊員釘了一個多禮拜的人了！

兒：你見過嗎？

特：我倒沒有見過，怎麼？是你的一個朋友，是不是？

兒：不是朋友。

特：那末……

兒：（急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照片來）你看像不像這個人？

特：（機警地）不錯（急將相片搶過來）這是你什麼人？

兒：他是……王先生，你不會開玩笑呢？

特：這怎麼能開玩笑，這人現在在那兒？

兒：就在這裡。

特：在這兒？

兒：是的。

特：他是你的什麼人？

兒：他是我的父親。

特：你的父親？

兒：是的。

特：他現在在家嗎？

兒：不，還沒有回來。

特：到那兒去，曉得麼？

兒：他昨天說是到羅店去看看親戚。

特：啊？剛好又是去雜店，那準沒有錯了，老李……

兒：如果不是開玩笑的話……

特：你打算怎麼辦？

兒：……

特：對呀，你怎麼辦？

兒：要是真的，我當然服從命令。

特：你這話對，老李，這事情看來沒有疑義的了。

兒：不過，平常到沒有看見他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特：平常……

母：（突然裏面叫喊）國梁，國梁……

兒：什麼呀！

母：我的錢包，你看見沒有呀！真急死人了，家裏的電話打不通，……

特：這是誰？

兒：這是我的母親，（向裏應）我沒有看見，媽。

特：你的母親，她會不會……

兒：她沒有關係。

母：（在裏面）真是，什麼道理，電話也偏偏在這時候來搗麻煩。

特：不成，我在這兒不方便，我走了。（欲急下）

兒：那麼……

特：或者，我回頭再來，（跑到門口又回過頭來）老李，希望你以國家民族為重。

兒：是的，王先生。（特務員急下）

母：（急從裡面出來，往外面走）真是奇怪，好好的電話忽然會打不通……

兒：媽？你到那兒去？

母：我到隔壁舖子裡去打去。（急急的想往外面走）

兒：（喊住他）媽？你知道爸爸去做些什麼？

母：他有什麼事，還不是老樣子，東奔西跑的交結交結朋友。

兒：你知道他去羅店做什麼！

母：去看外祖母呀？……

兒：看外祖母恐怕不見得吧？

母：什麼不見得，在這樣炮火連天的當中，還有什麼事情好做？

兒：他常常跟那些東洋人來往，恐怕……

母：你扯到那兒去？孩子，對你自己的爸爸可不能糊說白道。（說完往外走）

兒：糊說白道，你瞧吧……

母：我現在不跟你多說，回頭再講吧。（下）

兒：（連忙在抽屜裏搜尋，拿起一張條子來念）活動費三千元……廣田十郎……

（另一張）羅店鎮工作，須即日佈置妥當……必要時，即放火燃燒，阻止中國

軍隊前進。(忽然從外傳來腳步聲，他速把紙條放回原處。父親領着一個穿香圓紗衣服的助手進來。兒子鎮靜地)爸爸。

父：你沒有出去？

兒：出去剛回來。

父：還有誰在家？

兒：都出去了。

父：媽呢？

兒：她也剛出去，因為老不見你回來，她急得很，想打電話。家裏的電話又打不通，所以跑到外面舖子裏去打去，你是不是剛從羅店……

父：好好，去找媽回來。

兒：(應聲下)是。

父：(向助手)你坐下，阿貴。

助：是。(坐在一邊)

父：(一邊寫一邊在嘴裏說)這一次可真險呀！要不是有周大順子那班人在大街上，放火燒得快，恐怕上岸的東洋兵全部都要完了。

助：是的。

父：周大順子這傢伙真有兩手，我打算明天賞他一點錢。

助：不過主要的還是靠你事前計劃得週密。

父：這也是的(他寫好報告，指給助手看)好，就這樣簡單一點好了。哪，你看我還在這裏附了一筆。(唸)「這一次在雜店的弟兄非常賣力，立功不小，明日請在活動費外，加給賞銀若干元為禱」。你看怎麼？

助：很好，很好。

父：你馬上交到日本領事館去，告訴那位小鬍子，我明天一早去看他。

助：是是。

父：（又在抽屜裏取出一張軍用地圖來交給助手）哪，這就是我剛才給你說的，花了二百塊錢買的一張中國軍用地圖，你帶去一齊交給小鬍子。

助：是。

父：還有你以後來這兒，要是碰見了我家裏的人，你就說，你有家事要找我談談。

助：好好，我去了。（助手藏好東西下）

父：（寬了寬衣服，自己倒了一杯茶，正要打開抽屜的時候，忽然又叫回助手來）喂，阿貴，還有件重要的事情你可別忘記，你從日本領事館出來之後，馬上去告訴周大順子，要他今夜十二點鐘領他手下所有的人到瀏河去，明天一清早就領東洋兵進瀏河。

助：是了。

（父親又喝茶，抽烟）

（有頓）

母：（在外面）國梁，國梁，國梁呀！

父：（慌張的）什麼事？

母：（踏進門看見父親在家也出之意外）啊？……

父：國梁媽，什麼事！

母：啊！你回來啦！外頭……外頭有人抓人……

父：什麼？抓人。

母：是的，弄堂口黑黝黝的，看不大清楚，只看見兩個穿白鞋的，抓一個穿黑求服的……

父：真的嗎？

母：怎麼不是真的，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我真急死了！

父：（馬上穿衣服）這個你別管。（拿起手槍向門外走）

母：你上那兒去？

母：我出門口去看看。

兒：（突然從裏房跳出來）不必去了，爸爸。

父：（愕然）呵！你怎麼躲在屋子裏？

兒：是的，我因為怕走過客廳時擾亂了爸爸和那客人談論家事，所以便從後面窗戶裏來了。

父：怎麼，我的事情，你都聽見了嗎？

兒：不單是聽見，而且還看見呢。

父：（生氣地）你看見了什麼，你別胡扯，啊！

兒：一點兒也不胡扯。（把從助手身上搶來的東西給他看）東西已經在這兒了！

父：（冒起火來）怎麼，原來你是這雜種……（舉起手撲過去）我收拾你……

兒：（一把把父親的手擋開）來吧。

（父親追上去，兒子躲開，母親在當中擋住）

母：孩子，孩子，走開啊，孩子，他到底是你的爸爸呀！

兒：爸爸？他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漢奸 媽媽。

父：好，漢奸，你來吧！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我寧可一槍幹掉掉。（掏出手槍來）

母：孩子，走呀，孩子，你就不能讓讓你的爸爸嗎？（跑去推兒子）孩子，孩子，

……

兒：你知道嗎？媽呀，領導東洋兵去打羅店的，就是他，放火燒羅店，燒死外祖母全家的人，燒死幾千萬老百姓，打死幾千萬中國兵的罪魁，都是他，他是民族的公敵！

母：哎喲，苦哇！真有這種事嗎？

父：（憤怒至極，一聲撲過去，兩人扭作一團，想把兒子按倒，但終不可能）好，雜種，你說吧，你去報官吧！可是我馬上就收拾你！

母：（去抱父親的腿）好了？國梁爸，你也息一息火吧？

父：老太婆：你放開！不然連你……（一脚把錫錫開）

母：（倒地大叫）菩薩，這是什麼世界呀！（父親拚命把槍口彎下來，對着兒子放，但，兒子死命抵抗，使他終不可得，結果轟然一聲，槍朝天花板上放了）

母：（大喊）啊！老天開眼啞。

特：（持槍急上）幹什麼？幹什麼？（用槍對準父親）

父：（一回頭看見特務員，呆了半天，洩了一口氣，全身軟下來）呵……

特：舉起手來。

父：（瞪了特務員半天，好像還要同特務員相搏的樣子）你……

母：（大嚷起來）老天開眼啞！

父：（突然把槍往檯上一擱）好，看你們怎麼樣吧？

特：我們只要你去一題。

父：（反攻地）告訴你們，別瞧錯了人，你們有什麼證據？

特：證據？你還要證據嗎？

父：哼，（恐嚇地）恐怕你們隨便誣賴人家，才會進公安局呢？

特：好，看誰有資格進公安局吧？（向門外喊）老二，把人帶進來。

特助：（在門外）是。

（特務員助手帶那個被手梏摻着的父親的助手上）

特：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父：（對助手相覷，啞然，嘆了一口氣）唔……

特：（指着父親助手）把他一起梏起來！

特助：是。（把父親的左手套進去，兩人套在一起）

母：（悲痛地向特務員）先生，真的要把他帶走嗎？

特：是的，老太太，你別難受，漢奸不剷除，終歸是害人的，他是中華民族的公敵

(向兒子)，老李，我先把他們帶去，你回頭就來吧？你現在完成了你的第一個任務了。

兒：是的。

特：(向特助手)走！(四人齊下，父親走到門口還怒氣沖沖地回過頭來，瞪了兒子一眼才下去)

母：(悽愴地)孩子……

兒：媽媽，你不要傷心，我寧願做一個忤逆的兒子，決不要一個做漢奸的爸爸！

(幕)

打鬼子去

荒煤

地：戰區附近的鄉村。

人：老人，其子，其女，鄰婦，日本兵甲，日本兵乙。

景：黃昏時分。北方的土房，在舞台左邊有一窗，可以望見外面的曠場及左右鄰居的人家，舞台正面，稍向左偏有一大門，台右有一土坑，其旁有小門通後院，

台中置桌椅等

幕：女立窗邊出神的呆望窗外，外面炮聲不斷的響着，忽然在近處響了很大的兩炮，她使退回桌邊，邊走邊向窗外自語。

女：打罷，打罷！總有一天會把你們這些鬼子全打死的！

（女無聊的作桌上的活計，鄰婦悄上，女驚覺）

女：噯！誰呀？

鄰：是我，三姑娘。

女：你瞧你，嚇了我這一大跳。

鄰：怎麼？就剩你一人在家麼？

女：不，爸爸在後面躺着呐！

鄰：你真胆大，門也不關就這麼隨隨便便的坐在這兒麼？

女：那怕什麼？

鄰：那怕什麼？我的三姑娘，這幾天日本鬼子鬧的可有個樣子了，你難道還不知道麼？

女：誰說不知道呢？我爸爸頭上那傷口到現在還沒好呢。

鄰：我倒忘啦！他老人家今兒好了一點麼？

女：好了一點，他老人家真是，老怪自己不該出去找二哥，要不怎麼會讓鬼子打破了頭呢，你瞧，難道二哥被鬼子拉去了這麼幾天了，就不該去瞧瞧麼？

鄰：（急探問，低聲）你二哥沒回來麼？我聽說有好些人從戰壕裏逃回求啦！

女：是麼？我二哥不知怎麼樣了。

鄰：我說是來跟你們打聽打聽，要是你家二哥回來了，問問他可知道我們小寶他爸爸怎麼啦？

女：張大哥也許會跟我二哥一齊跑出來的。

鄰：唉！真教人着急，到現在也沒見回來過。聽說整天給鬼子們挖戰壕槓子彈，作不動就用鞭子打。我就老想去瞧瞧，可是小寶那孩子總纏着我，再說我又是個婦道人家，那兒敢隨便往外走？

女：那般鬼子簡接不是東西，昨天聽我爸爸说，前天還跟咱們村裏要年青的娘兒們呢！

鄰：那還用的着說麼？前天晚上三個日兵不知怎麼一撞，撞到劉四爺家裏去了，把

那三媳婦糟蹋的可了不的，可憐人家守了那麼多年的寡，急啦，半夜裏就拿剪

子活活的把自己絞死了，像這樣子，咱們還敢隨便出門麼？呆在家裏都提心吊胆的吶！

女：怪不得我爸爸就不讓我到前邊來；總要我躲在後面的草堆裏，可是我實在悶的慌

（正說着，台後傳來一陣咳嗽聲，接着老人在叫她）

聲：三姑娘！三姑娘！

女：爸爸，我在這兒啦！

聲：我知道你在那兒呢！可是我叫你在那兒的？

女：我在這兒跟隔壁張大嫂說話呢！

聲：就是張大嫂不在這裏，你也曾到前邊來的。

（老人一邊囁叨着，包着頭走了出來，走到張大嫂面前也不抬起頭來望望）

鄰：你起來啦！

老：唔，剛來麼？坐，坐，【仍舊把話放在女兒身上】哼我知道，一瞧見我睡着了，

就跑到前邊來了，看你胆子大，等到鬼子兵撞到屋裡來，看你往那兒躲？

女：（焦急的）爸爸，你聽我說……

老：（打斷她的話頭）得啦，得啦，我知道你那一套！

女：你知道什麼呀？張大嫂剛才告訴我，咱們村裏有好些人從戰壕裡逃出來啦，我二哥可不知道出來沒有？張大嫂也是來打聽張大哥的消息的。

鄰：是啊，我聽見劉大爺說就趕忙跑過來了，看你家二哥回來沒有？劉大爺，我可真急壞了，小寶他爸爸到現在都沒回來過一次，我連個死活都不知道！

老：我出去瞧瞧！（想起過去挨打，生氣了）我那天還沒挨夠打嗎？別再跟我什麼二哥二哥的，管他幹什麼，誰叫他不聽我的話。

女：（不滿意）那能怪我二哥嗎？祇怪日本鬼子不講理，你那天怎麼出去也讓日本鬼子打啦，那是誰讓出去的！

老：你瞧你這張嘴，當人不當人，就這個樣子瞎說，還說不惹我生氣啊！跟你二哥

可學出什麼好樣兒來？你二哥怎麼也不該去打鬼子？叫他不要去，不信，鬼子沒有打成，倒叫鬼子拉去啦，報應！報應！

女：您瞧着，我二哥說要怎麼幹，他總會幹的！他不像你，（說順了口）讓鬼子打了，還怪自己。

老：你這丫頭！

鄰：得啦！三姑娘，少說一句罷，可也是的，陳大爺，再不把鬼子兵趕走，這日子真沒法過了，當家的全給拉去槓子彈，挖戰壕，準備打咱們中國人，家裡連死活都不知道，莊稼活更不用想作啦！她們呢，躲在家裏連門也不敢出，還常常給他們糟場個夠……這種日子怎麼個過法？

老：（嘲笑的）等幾天，日本鬼子自個想退走就好啦！

老：（無可奈何的）唉……

鄰：怎麼咱們中國軍隊這沒有反攻過來呢？

老：不要着急，總有那麼一天的。

女：還是二哥的話對，大伙兒得自家起來把鬼子趕了出去！

老：那兒有那麼容易的事？

（又聽見一聲較近的砲聲，全一怔）

鄰：又放砲啦！

（門外附近有犬吠，忽然響了一聲槍聲，靜寂中又傳來一陣日本兵的笑聲）

女：日本鬼子！

鄰：喲！我得回去啦！小寶那孩子還在家睡着呢！我得回去啦！

（鄰婦匆匆下）

老：這日子真受不了，男的給拉去挖戰壕，女的給鬼子兵們糟踏，高粱地也全讓砍
啦……唉！這日子沒法兒過啦。

（女悄悄的踱到窗子邊望）

老：還不去睡，望什麼？

女：……

老：聽見沒有，到後面歇歇去罷！

女：不，我再待一會兒。

老：還待着幹什麼，時候不早了。

女：唔……（忽然看見了什麼，急招）爸爸，您快過來，瞧，兩個日本鬼子去敲張

大嫂的門了。快來瞧！

（從後台傳過一陣急促的敲門）

老：什麼，到張大嫂家裡去啦？

女：你瞧，他們打開門了……爸爸！

老：不要怕，爸爸在這裏，好孩子，到後面去罷！

女：我不！

(台後驀的揭起了一陣激動的悲悽的喊叫聲)

聲：不，不，你們這些畜生，你們要幹什麼？不要臉的東西！

(日兵的笑聲也起了，夾雜在那瘋狂的哭聲喊叫裏)

聲：你們不要動我的孩子(聲音弱了些)小寶不要怕，媽媽在這裏——你們作點好事罷！不要搶我的孩子，你們要怎麼就怎麼樣好了！(狂叫)不要搶我的孩子

啊！(哭聲)

女：爸爸，日本兵把什麼扔出來啦！

(台後有嬰兒哭聲。)

女：呀！那是小寶，爸爸，那是小寶。

聲：把孩子給我！把孩子給我……(漸弱)

女：爸爸，他們不叫張大嫂出來！

(女欲衝下，父急止之)

老：你到那兒去。

女：我去瞧瞧小寶！

老：不要胡塗，那哪能去？

（嬰兒突然悲悽的號叫了一聲，女又回窗前，急切張望）

女：喲，爸爸那鬼子兵刺了小寶一刀！

老：（拉女至桌前）咳，不要再看了！好孩子，歇歇去罷！

女：爸爸：鬼子兵真狠心，小寶那麼可愛的孩子，卻下手砍他！（哭）

老：三姑娘，不要哭啦！

女：爸爸，你還說等他們自己退走呢，可是他們再不走，咱們也不用想再活下去啦

！

老：沒想到他們像一羣野獸似的！

女：我恨他們！

老：好啦！好啦！去後面歇歇去罷！

女：我不！

老：還待着幹什麼呀！

女：（無理由的固執）不，我要待在這兒。

老：等會兒鬼子兵也許又會撞到咱們家裏來呢！

女：來啦，咬也咬他們幾口！

（正爭持間，門外聽見一陣悽慘的哭聲，張大嫂抱着死孩子衝了進來，面色蒼白有血痕，衣服有幾處撕破，目光癡呆，不住的慘笑）

鄰：哈！哈！

女：張大嫂！

鄰：你瞧，我到底把我的孩子搶過來啦！嘿嘿……不要怕，我的小寶兒，媽媽在這兒呢！不要怕，睡會兒罷！噢……噢……乖孩子，不要怕，鬼子兵走啦——那

兩個野獸！好孩子，長大了可記得去打日本鬼子啊！小寶（佯孩子的臉）叫聲

媽媽啊！爲什麼不叫媽媽呢？小寶，叫聲媽媽呀！叫啊！

女：爸爸，張大嫂是有些瘋了。

老：不要緊，呆一會兒也許就會好的。

鄰：（像是突然明白的笑了）哦！媽媽胡塗，我的小寶早睏啦，好寶貝，睡罷，媽媽不鬧你了！睡罷，在媽媽懷裏乖乖的睡一會兒罷！

女：爸爸，怎麼辦，張大嫂簡直瘋啦。

老：過去勸她歇息一會吧！

女：（拉張衣）張大嫂你坐下吧。

（隣畏縮前進，至凳前幾爲凳絆倒，老欲上前扶持，鄰驚叫）

鄰：不，不，不要搶我的孩子，不要搶我的孩子，我求求你，求你作點好事罷，我就祇有這一個啦孩子（漸懼怕起來）不要那樣望着我，我怕……（見老上前迸發）不

要臉的東西，站開，你們這般野獸！不要挨近我的身邊，別抓着我，放我走，我要叫人啦！（衝過來）你家沒有姊姊妹妹麼？（力盡嗚咽，老扶坐下）張大嫂你醒醒。

鄰：（軟弱的）……你要怎麼樣就怎樣吧，只要留着我的孩子，（老人由鄰婦中將死孩抱起，鄰忽幽覺懷中空了，驚跳起）

鄰：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

老：孩子在這裏，不要急，張大嫂，在這兒啦。

鄰：（奪過死孩瞪老一眼）小寶，媽媽在這兒，不要怕，你到底回來了。

女：（衝向前）張大嫂，你醒醒，瞧瞧我，不認識我了麼？（女觸着婦懷中孩子忽驚呼）啊！血！（攤開一隻血手）

婦：（驚異的）血？（捉女血手注視）血！（摔開女兒手，向懷中孩子摸去，顫慄的攤開一隻血手）啊……是血！

女：（不能忍耐的）張大嫂！小寶讓日本兵刺死啦！

鄰：（胡塗的）什麼？（瘋狂的）不，不，你胡說，爲什麼要咒我的孩子！小寶，

小寶，答應媽媽呀！答應媽媽呀！

女：張大嫂，她死啦！

鄰：他死啦，死啦！（力不支，倒地）

老：（把死孩子置炕上）三姑娘，你去弄點冷水來！

女：是。（拿臉盆，手巾，急上）

老：把手巾打濕了給她擦擦臉！

女：張大嫂，張大嫂。

鄰：（醒來，慘笑）好啦，嚇嚇……（掙開父女的扶持）全死啦！（忽驚覺）我的

孩子呢？他在那裏？他在那裏？（看見孩子，撲過去，突然又看見自己的手）

血，是血，我孩子血，小寶的血……

女：他叫日本鬼子刺死啦。

鄰：死啦！（憤怒的攪起孩子（好！我跟你們拚了罷……）

（鄰衝下，呼聲漸遠）

女：張大嫂，張大嫂！（隨鄰衝出）

老：三姑娘：好孩子，不能去！（在門叫）快回來吧！好孩子！

（子由後門上）

子：爸爸！

老：是你！

子：是我，我回來看爸爸。

老：孩子，你真的逃出來了嗎？

子：是的，我們好幾個拚着命逃出來了，在路上又給鬼子打死兩個，我是從後院子

裏爬進來的……（急切的敲門聲）

聲：開門，混蛋，快開門！

老：孩子快藏起來罷！也許是鬼子來啦。

（子娘由小門下，敲門聲更急）

老：來啦！來啦！

（日兵甲乙進）

甲：（惡狠的）你的兒子呢？

乙：快說，他躲到那裏去了？

老：他……他沒有回來，他不是讓你們拉去槓子彈了嗎？到現在也沒有回來過。

甲：混蛋！他打算要暴動，自己跑啦！

乙：不跟他費話，搜，搜。

（老急攔住小門，乙將老推開，甲以錘將老打倒片刻，甲乙由小門出）

甲：媽媽的，沒搜着！

乙：走，別讓他跑遠了。

（甲乙下，父掙扎立起。稍停。子由小門上，扶父）

子：怎麼樣子？爸爸。

老：（頭上受創流着血）……

（子扶父坐，關門）

子：他媽的，等會兒叫他們看罷！

老：等一會兒？孩子，等一會兒你們要怎麼樣啊？

子：沒有什麼！呵！爸爸，妹妹呢？

老：你妹妹……（急的站起來）呵！我幾乎忘了，三姑娘，這……這怎麼辦，他跟着發瘋的張大嫂跑出去了。

子：三妹跑出去了！張大嫂瘋了？

（又有急促敲門聲，一刻不停）

老：啊！壞了，鬼子又來了。孩子，一定是來捉你的，你，你快點走罷！

子：逃？（猶疑，忽拿出手槍）往那兒逃？反正也同他們拚了他們進來吧！（敲門聲

更急）

老：孩子，別傻了，不要白白的送命，快走罷，

子：我這兒有傢伙，爸爸，您快走開。

（把父推開，緊握手槍，猛力將門拉開）

子：來罷，狗東西，你們來罷！

（隨門而入的是三姑娘。）

子：啊！三妹……

女：（力盡的倒在子懷中，氣喘不能言）

老：孩子，你怎麼啦？你快說呀！

女：唉！我還是沒有追上張大嫂。（喘息）

老：怎麼啦？

女：讓日本鬼子看見了，開了槍，幸虧躲在樹林裏，沒有打着……

老：咳，我叫你別去，你不聽話，你偏要……

女：啊，現在不說這個，哥哥你回來了，今晚的事你知道沒有？……

子：知道了，這個消息你從那兒得來的？

女：在路上碰見劉大爺，他告訴我的（遠處有犬吠聲，鑼聲及羣衆喊聲）你聽，他們來了。

老：孩子，這是什麼聲音？

女：哥哥，你說出來吧！這時候，我想爸爸也不會再反對我們了。

子：好，我告訴您罷！爸爸，我們今天得着一個消息，就是今天晚上咱們中國軍隊一定會打過來，我們大家約定，一聽見砲響就打起鑼來，大夥兒把鬼子趕出去，現在，他們都來了，我要走了。

老：好，去罷孩子，！如果你還活着的話，就回來來看看我同你妹妹。

女：哥哥叫我怎麼樣……

子：（把槍交給女）留着這個槍罷，別害怕，鬼子如果來了，就跟他們拚！記住我的；咱們至少得一個拚掉他們一個才行，我不能顧你了，（衝出去，參加進羣衆的吼聲裏）打鬼子去啊！

女：（握緊槍，怔了一會兒）哥哥！我也要去！（衝出）

老：三姑娘！回來！（爬到門邊揮起胳膊叫）我也去，

（力不支倒地）

（幕後羣衆的聲音與鑼聲響成一片）

中國軍隊打過來啦！

打鬼子去啊！

（幕下）

大海中的孤軍

凌鶴

人：

團附謝晉元

三十二歲

營長楊瑞符

三十三歲

義勇隊某

二十八歲

女童軍某

十九歲

男童軍某

十七歲

女工某

二十二歲

英國紳士

三十二歲

老頭子

五十八歲

老婦人

六十五歲

兵甲乙丙丁戊己

年齡不等以甲爲較大

地：

上海閘北四行倉庫

景：

一座市街戰用的沙袋堆

時：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到黎明

幕啓遠處炮火光熊熊，黑烟迷漫，哨兵一人在屋頂上唱歌，那歌聲嘹朗而悲

憤：

滿天的大火在燃燒，

炮在吼，飛機在天空飛繞；

我們掩護大隊退走，

八百人願戰死在今朝！

我們雖有歸路一條，

我們要死守這座城堡；

洒出最後一滴血抵抗敵人，

爭取我們勝利的明朝！

——柳倩作

甲：（在堆砌沙袋）那屋頂上的哨兵真討厭，老唱那個歌，唱得人家心里怪難受的！

乙：不，你說難受嗎？我倒覺得他把心里的忿怒全唱出來了。

丙：別多說啦，還不快把工事弄好？

丁：他媽的，前面房子給日本鬼子燒了一整天。

戊：一整天？也許兩天也燒不完哩！他媽的敵人一百多架飛機一天扔下兩千多個燒夷彈，他們要把我們閘北整個都燒掉！

己：燒罷！燒燬了我們舊的，我們再來建設新的。

乙：你這什麼話？難道我們建造起許多房子是預備給敵人來燒掉的嗎？

己：我沒有這樣說，現在是打仗，現在是要把敵人打出去，難道我們還能愛惜我們的屋子就向敵人屈服嗎？

丙：你這話對，我們決不屈服，上海打仗的第一天，我們這一團五百多個弟兄先就開到這兒來，到現在為止，守了七十八天了，沒有讓一個敵人走近我們的陣地，現在我們受了命令在這兒死守，掩護右翼的撤退，我們要在這閘北打最後的一仗，難道這不是很光榮的嗎？

乙：唔，我們掩護了右翼撤退，可是敵人的火燒斷了我們的出路，後面是蘇州河，又沒有援兵，敵人不用打，只用火燒也會把我們這一團人燒死，何況他們還築

了工事在我們前面不到三百公尺呢！想想我們還有生路嗎？

戊：是的，我們也許沒有生路，但是我們長官的命令是叫我們死守在這兒的，就是全軍覆沒，也得守在這兒！諸位弟兄，不要忘了這裡是我們在北最後的陣地啦，我們要把最後一滴血洒在這個土地上！諸位難道我們還怕犧牲嗎？

丙：對，我們還怕犧牲嗎？姚子青全營死守寶山城，羅方珪全團死守南口，這都表現了我們不做亡國奴的中國軍隊是不怕死的，表示我們是用自己的性命來換得最後的勝利的！

丁：你這話真對，別說我們不怕死，老實說，敵人想打跨我們這八百人也不容易，何況我們這四行倉庫的房子是水泥鋼骨的，火就燒不着；要說用炸彈或者是大炮轟，免不了要打到我們後面租界上去，他們敢嗎？

己：想到這許多幹嗎？只跟他媽的鬼子們幹！（營長上，兵甲第一個看見）

甲：營長！你看那火燒得多利害哦！

營：怎麼？你怕嗎？

甲：不，我……我……我不怕，我……

營：好！我們的弟兄是不怕死的！（少停）喂，團附命令：你們都願意做決死隊嗎？

衆：願意！

營：你們都不怕死嗎？

衆：不怕死！

營：好！弟兄們這才不愧是中國的軍人，對了，都到團附那兒去拿決死隊的符號來，大家都掛在身上（兵丁下）

衆：好！我們全團人都是決死隊！

丁：（又上來，後面跟着一個租界上的中國義勇隊隊員）這一位中國義勇隊，是橋那邊過來，說是要見團附。

營：那末你去報告團附，請他快來吧。

丁：是。（下）

營：（向義）怎麼樣？有什麼話，可以跟我說嗎？

義：沒有什麼不可以說的，我是橋那邊的萬國商團的團員。

營：啊，我們隔一條蘇州河，大家都守了兩個多月啦。

義：是的，營長，這邊打算怎麼辦呢？不撤退嗎？

營：什麼？撤退？

丙：誰讓我們撤退？

義：那麼前面已經給日本兵佔領了，火又愈燒愈近，不是要……

營：唔，也許你擔心我們會給火燒死是嗎？

義：是的，我們商團的弟兄非常難過，都非常擔心，是不是萬一沒有辦法，就退到

河那邊租界上去呢？

甲：英國兵肯讓我們過去嗎？

義：這一點我們已經……

團：（急上）誰要見我？

營：報告團附，這一位是萬國商團的中國義勇隊的隊員，他說要我們退到租界上，因為前面的火太大了。

團：什麼？

義：我們很擔心前面的火再燒過來，又沒有援軍，除非退到租界上去，所以我們和英國的隊長說了好幾次，他先是不肯，說是你們中國兵可以退到租界上來，我們怎麼能阻止日本兵不過橋呢？後來我們又再三懇求，因為我們眼看着我們幾百個弟兄就要燒死了，到底他總算答應了，還是過去吧！

丁：什麼？條件也沒有嗎？

營：不要吵！

義：條件是有的，那就是要我們解除武裝。

乙：什麼，解除武裝？

義：是的，要解除武裝，不然，對日本兵沒有話說。

衆：不行，誰說要解除武裝？

丙：你說這話還算是中國人嗎？

團：不要吵！（少停，對義勇隊的人）謝謝你們的好意，同志！

義：要英國兵答應我們弟兄退過去，可不容易呢！他們外國人對你們是非常同情的。

團：是的，請你替我們謝謝英國兵的好意，可是我們是奉了命令守在這兒，沒有命令我們是不能離開這個地方的。

義：那麼前面已經給火攔斷了，敵人少不了還要更野蠻的用炸彈炮火一齊下手，假如不過橋，簡直沒有出路呀！

團：這點我們也很知道，同志，我們軍人只知道服從命令，我們頭腦里面沒有什麼怕火燒的，可也沒有什麼怕轟炸的，再說，你教我們退到租界上去，可是當八一三的夜晚，開到這兒來，我們就奉命令不准踏進租界一步，我們中國軍隊不像日本兵靠着租界作護身符，同志，你明白嗎？

義：是的，這是我們軍隊最了不起的地方，許多外國兵都這麼稱贊我們！

團：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說英國兵要我們解除武裝，才能進去，可是武裝是我們的生命，武裝是國家交給我們殺敵衛國的，我們怎麼能隨便的給別人解除呢？只有日本兵才常常解除武裝逃到蘇州河南面去，我們中國軍隊決不做這樣的事。

義：那不是白白地犧牲了嗎？

營：不，這犧牲是偉大的極光榮的，你不用再說了，告訴你，我們願意給火燒死，我們也不願解除武裝！

團：請你轉告英國當局，我們謝謝他們的好意！也告他們，中國軍人要知道盡天職，決不受任何侮辱。

營：請你回去罷，真對不起，勞你駕想來救我們，我們都給你一個不滿意的答覆，真對不起！

義：（非常感動地）不，你們的話，簡直要使我哭出來。在你們面前，只有慚愧，我還能說些什麼呢？好！我走了。

甲：（見火更烈）噫呀，火越燒越大了，這最前面的房子也燒起來了，怎麼辦呢？

團：怎麼，你們到了這時候還怕死麼？

衆：不，我們不怕，我們死也要死在這兒。

團：你們願意解除武裝，逃到河那邊租界上去嗎？

衆：不，我們不逃，武裝是我們的。

團：（對義勇隊的人）同志，請聽聽我們弟兄們的聲音罷，你想他們是會受侮辱的

嗎？得了，你請回去罷，不過請你給我們帶一個信給上海的同胞們，沒有命令，我們這八百個弟兄決不退後一步，請他們放心，中國軍隊是不讓中國丟臉的，不過我們要求他們接濟糖和鹽，每種一樣五百磅，光餅五萬個，有了這些，我們至少能和敵人拚七天，我們死也無怨！

衆：對，我們要跟日本鬼子拚死到底！

義：（偷偷的拭去眼淚）好，弟兄們，中國有了這樣的軍隊，中國是決不會亡的，中國的民衆也決不會辜負你們的，（頭也不回的急下）再見罷！弟兄們！

衆：再見！

（兵丁拿了一疊寫有決死隊的白布給團附）

團：（接過來看了一下）弟兄們！我們這一團是決心死在這兒的，這兒有布條子，大家把它扣在胸前，好嗎？

衆：好！我們都是決死隊！

團：（對兵丁）你分給大家。（對營長）我們進去檢查一下我們的子彈還能持多久。
。（同下）（每個兵都把決死隊三字扣在胸前，每個人都精神百倍）

團：（又偕營長上）還有一樁事，告訴你們要寫信的，趕快寫最後的一封信回去罷，弟兄們，這就算是對你們老婆子女的遺囑吧！

（士兵們聽了兩面相對無言，有的哭了起來）

營：不要哭！弟兄們，我們寫遺囑給家里是表示我們有死的決心！有了這死的決心，才能更勇敢的跟鬼子們打。我們勇敢的打，才有勇敢的敗，有了勇敢的敗，才有勇敢的勝利！弟兄們，流眼淚能表示我們的勇敢嗎？

衆：對！我們不哭！

營：那末你們寫罷，寫好了，明天天亮了，我們一道寄出去。（團附下）

丙：寫什麼鳥信，我可不寫。

甲：我可要寫，可是我不會寫。（在袋里搜出紙來）可是沒有筆。

丁：我這兒有。（掏出鉛筆來把他）

丙：寫我老婆的名字罷，我的老婆叫賽花，……在此地打仗，打了兩個多月，……大場退下來了，你就說我們這一團死守蘇州河，……一定死的。……教她不要傷心。好好的帶大那個孩子。……

乙：你還有兒子嗎？

甲：可不是，你沒有看見過，我那兒子真好哩，一歲不到就會走路，咳，要不是那年大災鄉下活不下去，我真不會拋妻別子來當兵哩！（拭眼淚）好，你再寫，告訴我老婆，那個孩子是有出息的，就是討飯也要帶大他。……我死了，不要來收屍，反正這地方是中國的，……不過等孩子大了，帶他來這兒看看，讓他知道他的爸爸是在這兒給日本鬼子打死的（傷心的低下頭去。）……另外沒有什麼可說的。

（大家都垂首沉默，深深的嘆氣）

丙：誰給我一張紙，我也要寫。

乙：（給他一張紙）你不是說你不寫嗎？

丙：我不是寫家信，我要給老百姓們寫幾個字。

乙：那請等一等，我把筆給你。

丙：我只寫四個字，（血淋淋時拿起來給大眾看）看，還我河山！

己：瞧，天快亮了！

丁：是的，天快亮了，敵人的火又燒了一整夜了。弟兄們我要許特別警戒，敵人常在這時候向我們進攻的。（營長突上，他胸前也掛着決死隊的字樣）

營：是的，特別小心，不准一個敵人跑近我們的陣地。可是你們得瞄準敵人放槍，不要糟場一粒子彈，我們的子彈不多了！

衆：啊！子彈不多了！

營：我們的子彈不多，可是一粒子彈要抵擋敵人的十粒子彈。

（遠處突然有口令的聲音）

聲：口令！

聲：（這個聲音是外國人的）我沒有口令，我是送東西來慰勞你們的。

聲：站住！

聲：我要見你們長官！

（營長立刻過去）

乙：聽，老百姓給我們送吃的東西來啦。

己：（在瞭望）不是老百姓，是一個外國人。

（營長偕一外國人上，外國人拿了許多罐頭食品）

外：敬祝將軍，昨天晚上，我從萬國商團知道了你們困守在這兒的消息，又不肯退到租界上去，你們的崇高的精神使我們許多在上海的英國人感動得流出眼淚來，將軍，諸位勇士們！在這種地方，我們外國人看見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從你

們的犧牲精神中，我們確信中國是不會給日本帝國主義征服的，這是一定的，新中國一定很快的從諸位新英雄的血液裏成長起來，將軍，諸位勇士！我們很慚愧不能對你們有更大的幫助，這是我們一點粗陋的禮物，送給諸位，並祝諸位的康健！（將禮物送交營長）

營：立正，敬禮！（全體士兵向外國人敬禮，外人很恭敬的答禮）我代表這裏的全體弟兄向先生謝謝，我們十二萬分的感謝你們英國在滬僑胞偉大的同情，請先生轉告非多外國的朋友們，我們決不會辜負你們的同情的，因為我們決心用死（指胸前的決死字樣）來保衛我們的國土，稍息！

外：（熱烈地和營長擁抱，又熱烈的握手）將軍，我雖然並不認識你，但是我聽得出你們心存爲了祖國而跳躍，你的血在爲了建立新的中國而沸騰起來，你是很忙的，我不敢在這裏多打擾你們。諸位勇士！我們再見罷！

衆：再見！（外人下）

營：留一部份罐頭在這裏（命令兵甲）其餘的都搬到裏面去。

甲：是，（拿出信來交給營長）這是我的信，……

營：你去找個信封，好回頭一道寄出去。

丙：我這裏還有幾個字，（兵甲搬食品下）

營：（接過來看了）什麼這是血寫的？（兵丙拿手指把他看）哦！好弟兄，（指着

他的肩膀）你有這樣的決心，……這教我還能說什麼呢？（再看血字）我要全

中國的同胞都看到你這血淋淋的四個字，這個遺囑是每一個沒有死的中國人的

，「還我河山」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火越燒越近了，連沙袋前面也都是黑煙

）我們五百人就全死了，可是中國兵是死不完的，中國的民衆更是死不完的！

團：（聲）你們這個時候跑來，真是太危險了！

老：（聲）我們不怕危險，你們全團人這樣跟鬼子拚死，我們送點東西來，還怕危

險麼？

(說着，就上來了一羣人，在老人之後，有男女童子軍各一，老婦一，女工一，團附在前面引着，他倆捧着許多東西。老人背着鋤頭)

團：你們的盛意真叫我感激。

營：敬禮！(男女童軍及女工都回禮，只有老頭老婦一時慌亂，手足無措)禮畢。
己：你們也給我們送東西來了？

婦：是的，送來了，送來了許多，一大汽車停在那裏，糖，鹽，燒餅，都有。

男：昨天晚上全上海人都知道你們要些什麼，他們很快的，就把東西收集攏來，教我們代表送來的。

營：真是太感謝你們了！

工：我們汽車在路上經過，許多老百姓又攔住汽車要我們帶許多東西來。

老：我是後面燒餅店裏的，我們同行要我帶許多燒餅來，燒餅本來是不大好吃的東西，可是爲表示我們對各位的敬意，並且太餓了的時候也可以充飢的，所以就

送來了。

團：哦，老人家，你還說這樣的客氣話，你們肯送給我們大餅，那真是再好沒有的了！

老：是的，這就是俗語說的「禮輕人意重」，先生……

營：弟兄們，聽見了這位老人家的話麼？我們只有死才能報答老百姓的好意啦！

老：我還帶了鋤頭來，先生，用得着我老頭子來幫忙挖戰壕麼？

工：我的氣力很大，我也可以在這兒做許多事的。

男：（對女童）你看，他們都是決死隊。

婦：（對團附）先生，怎麼你身上沒有三個紅字呢？

團：（看看身上）就在這兒，不過沒有釘起來。

婦：我帶了針來，我來替你縫上去好麼？

團：這真再好沒有了。

(老婦像替兒子補衣裳一樣，替他縫起來)

工：老總們，誰破了衣裳麼？我也帶有針線來。

女：我也來給你們補。

丙：我們的衣裳破了不用縫，不過請你們替我把這「決死隊」三字縫得牢一點，不讓牠掉下來。

(女工女童替他們縫上)

團：老人家，你這樣給我縫，簡直使我覺得我是站在我的母親面前啦！

婦：你說這樣的話，這簡直要雷打死我啦！

團：老人家，你知道，我已有五年沒看着媽媽了，從今之後我再也不能看見她老人家啦。(老婦也哭起來了)。

(前面有槍聲發現)

營：聽敵人向我們射擊了，跪下，瞄準敵人放！

(士兵射擊)

團：開火了，你們快走！

男：走！

團：走，這裏太危險！

工：我們不怕！

衆：我們不怕！

團：不，你們要走，這兒是火線，這兒是我們軍人拚命的地方，在這里，你們婦人
老人家是沒有什麼可做的。

老：怎麼，我不是可以給你們挖戰壕嗎？

團：不，你太老了！老人家你這麼年紀，還要在戰場上拚，那使我們太說不過去了，還有你們女人也是一樣，和敵人拚死到底，是我們軍人的天職，你們看火燒得這麼近，燒得這樣近，還不快走！

工：不，我不走，我們不走，閘北是我們大家的，我們大家守住我們的閘北。

衆：我們要和這兒的弟兄們同生同死！

團：不，不，親愛的同胞們，我並不是教你們做貪生怕死的奴才，我也不是說，民衆不應該救國，可是你們老人和女人怎麼能打仗呢，老實說，反而妨礙了我們不好打仗哩！

婦：這話也對，我們還是走吧！

團：是的，不過，請你們告訴上海的壯丁們，假如他們願意的話，都可以到這兒來！

男：那末，我是壯丁，我不走！

團：你，你不是很年輕嗎？

男：不，我不年輕，我已經十八歲了！

女：我也不走，我們童子軍都不走！

工：我雖是女人，可是我的氣力並不比男人小。

老：也好，還是我們上年紀的走吧！別妨礙了他們打仗，留下他們年輕的在這兒吧。

團：我，這教我怎麼說才好呢，好，年輕的都留在這兒，你們兩位老人家先走吧。

（二老人將走，團附瘋狂的抱住老婦）

團：你就當作我的媽媽呢！（慢慢地）可是我看不見你啦！老人家。（急回轉身來，推婦下）

（同時兵甲拿了一包信出）

營：等一等，老人家，（從兵甲手裏接過一包信）這兒是一包信，都是這兒的弟兄們寫的，寄到家裏去的遺囑，請你們帶去，送到郵局裏去！

老婦：（接過信包同聲）再見吧！年輕的弟兄們，中國全靠你們搶救啊，關北地方也就靠你們奪回呀！（下）

營：（對民衆）你們都到里面去拿槍出來打吧！

（男童軍女工下）

女：（對團附）我帶了一面國旗來，我們把它掛起來吧！

團：掛起來，讓我們的國旗在太陽的光輝下升起來吧！吹升旗號！（號聲）敬禮（女把旗升起來，接着男童軍與女工持旗禮畢）弟兄們，你看，我們的國旗是不離開開北的！開北是我們的，吹衝鋒，（號聲）弟兄們，殺過去！把進攻我們的敵人趕出中國去！（大砲聲，飛機聲，殺敵的叫聲嘈雜的響着）

衆人：殺！殺！殺盡東洋強盜！

——幕——

我們的機廠

張望初

景：機廠工人的休息室

人：陸明——機廠廠長

陳生——漢奸 日本軍官

工人張大 日本兵甲

李二 乙

吳三 其他工人

錢四

郝五

幕啓：工人們都圍坐在地上，張大立在人羣中，手拿報紙。

吳三（簡稱吳）：老張，報上怎麼說？

張大（簡稱張）：媽的，報上說東洋鬼子今天要來接收我們的機廠了！

李二（簡稱李）：真的嗎？

張：瞧，（朗讀）「大日本關東司令部定今日派人接收××機廠……」這消息一點也不假！

（衆工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郝五（簡稱郝）：（立起）張大哥，就算這消息是真的，可是跟咱們有什麼關你呢？

張：爲什麼跟咱們沒有關係？日本人接收了我們的機廠，我們還能在這兒過活嗎？郝：爲什麼不能夠？我們有的是一雙手，出賣的是一股勁兒，誰有錢，我們就替誰做工，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我們祇要錢！

（衆工人又嘩起來，祇聽見：「我們祇要錢」的聲浪傳遍全廠）

張（拍掌二下）：諸位：你們別跟郝老五那樣做夢，日本是個窮國，他們自己養自

己都不夠，那兒還有錢養我們？

（衆工人噪雜交議，陸明和陳生上，陳生用手槍抵住陸明）

張：廠長來了！（衆靜，陸低頭踱近正中）

陳：（用槍抵陸一下）說吧！

陸：說？說什麼？

陳：把我的話告訴他們！

陸：我不能。

陳：（又用槍抵陸）快說！

陸：（沉思片刻，決定）：諸位親愛的工友：我陸明到這兒來當廠長已經三年多了

！可是現在，我要跟你們分別了。我現在有幾句話想跟諸位說……（悲痛）今

天……：今天是日本人來接收我們這機廠的一天。你們瞧，我們這廠裏有這麼多的材料，這麼多的機品，現在可都不是我們的啦！往常，我們每天早晨總在外

面廣場上升起我們可愛的青天白日旗，可是，今天以後，我們再不能看見……

陳：（怒斥）不准說這些！

陸：親愛的諸位：日本人現在要我勸你們替日本人做工，你們肯嗎？

（衆默然，張·吳·李等同聲怒吼：「不肯！」）

陸：（高聲興奮）對了！我們不能替日本人做工，日本是我們的仇敵，牠殺死我們成千成萬的同胞，強佔我們許許多多的土地。我們是中國人，這機廠是中國人的，我們不但不該替日本人做工，就是這機廠，我們也不致送給日本人，我們要跟這機廠同生死，我們要……（陳怒極向陸開了一槍，陸掙扎，死去，衆大嘩，有呼打者）

陳：（以槍擬衆）諸位……諸位；你們別聽陸廠長的話，我告訴你們，日本人現在要來接收這機廠，假使你們願意留在這兒做工的話，一律發雙薪，（向郝）你們一個月拿多少錢？

郝：十塊。

陳：那末，日本人來了，一定發你們二十塊錢一個月。

郝：是真的嗎？那末陸廠長爲什麼勸我們不幹呢？

陳：這……（思索片刻）因爲日本人不用他，所以他勸你們不幹，想借此要挾日本人，這王八蛋真該死！（有一小部份工人鼓掌）

張：（立起）諸位，你們真相信這傢伙的話嗎？他想把我們全賣給日本鬼子，你們肯像豬羊似的讓別人出賣嗎？你們……

陳：（急）諸位……諸位，你們應該相信我，我是爲你們打算的，假使你們不做工，也祇有默在家裏等死！諸位……諸位：我全是爲你們打算呀！我全是……（皮鞋閣閣聲，日軍官及日兵甲乙上）你們瞧，日本人來了，他們會告訴你們許多好消息的！（衆屏息，日軍官等手持槍，四面環顧）

日軍官：（走近陸屍踢了一腳向陳）死了？

鄭陳：（卑敵）是的，老爺，他反動，我把他打死了！

日軍官：反動？他們裏面有幾個反動？

陳：（週視）祇……祇有他反動，餘下的都不錯！

日軍官走到張跟前，打他一拳，張屹然不動，日軍官回顧甲乙）

日軍官：綁起來！（日兵甲乙七手八腳，好容易把張綁了起來，推在一邊）

日軍官：（向衆）各位，你們今天起，要替大日本做工。

李：（立起）不，我們不替你們做工！

日軍官：爲什麼？

李：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替日本人做工！

日軍官：八加！（向陳）他反動？

陳：是的，老爺，他反動！

日軍官：（向甲，乙）綁起來！

(甲乙把李綁起，帶在張一起，衆噪雜)

日軍官：Tame to! 不准話響！(衆稍靜)

日軍官：你們該替大日本做工！

郝：我們可以替隨便什麼人做工。

日軍官：對了，這才是支那人的話！

郝：不過你們給我們多少工錢。

日軍官：工錢？什麼是工錢？

郝：就是他們替老爺做工，老爺給他們大洋錢，就是工錢。

日軍官：ba kai ho, 大日本的工人，都沒有工錢，支那人爲什麼要工錢？

郝：這是我們中國規矩，我們中國工人沒有工錢就不做工！

日軍官：不做工，就是反動！

吳三：(忍無可忍)我們不知道什麼反動不反動，我們祇知道有錢給我們，我們就

做工 沒錢給我們，我們就不做工。（向衆）並且，諸位要記着：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替日本人做工！

日軍官：八加，你真是反動！（向陳）共產黨？

陳：對對，老爺，他是共產黨！

日軍官：（向甲，乙）綁在一起。（甲，乙把吳三綁起，和張大等帶在一起）帶出去，外面廣場上，統統的死！

（甲，乙拉張等下）

張，王，李：（一面走，一面高呼）這是我們的機廠，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替日本人做工。

日軍官：八加！快快帶去死！（日兵甲乙及張等下）

日軍官：（回顧羣衆）你們誰敢不替大日本做工？

（衆默然）

日軍官：誰不做工，就是反動，反動的，死！

（外面一聲槍響）

錢四：（突起）一聲！（又是一聲）兩聲！（又是一聲）二聲！三個可愛的同伴死了，（向衆）朋友：我們還能忍受嗎？敵人殺死我們的同伴，我們還能替他們做工嗎？（忿極向甲）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替日本人做工！

甲：八加！（一槍擊錢，錢倒地）

錢：朋友！這機廠是我們的，我們要趕走日本鬼子，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倒地死）

郝：（感動，突然向甲衝去）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替日本人做工！（甲開槍，沒打中）朋友們：打呀！打東洋鬼子呀！

（衆工人一擁而上，有幾個被甲用槍擊倒，但大家依然向前，高呼「這機廠是我們的！」「保衛我們的機廠！」「保衛中華民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陳

和日軍官想逃，被大衆拖住，活活打死）

郝：（奪過軍官的槍，高高舉起）朋友，咱們不要錢了！東洋鬼子要的是我們的命！
咱們祇有保衛我們的機噐，保衛_{中華}民國，才能活下去！

衆：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替日本人做工！（外面槍聲和軍號聲）

郝：聽，我們的人殺回來了，朋友：我們殺出去呀！

衆：殺呀

（幕） 一九三八，三月在平漢鐵路李家寨機噐廠寫。

死守盛家橋

蔣白干

登場人物：

金佬

香姐

排長

王得標

張永春

李長勝

胡大海

佈景：

盛家橋前農人金佬之家；有門二：一通外，一通廚房；左有一窗，外可看

見通獅子林的大路，室內有牀一，以及其他桌椅等物均甚破舊。

遠處一陣槍砲聲後，門外有人緊急地扣門，喊着「香姐」，香姐匆匆地從廚房里出來，圍着圍裙，手裏還拿着準備燒的菜。

香姐：來啦！來啦！（把門打開，金佬氣喘地進來）爺爺正好吃飯了。

金佬：（氣喘地）吃飯？

香姐：這是我們最後的糧食了，我燒好了稀飯，以後還不知吃什麼呢？（扶金佬坐

下）

金佬：稀飯你快去吃罷！

香姐：您呢！

金佬：我嗎！因為你先吃了好趕快走。

香姐：爲什麼？

金佬：孩子你沒有聽見槍炮聲嗎？鬼子已經在獅子林登了陸，這裏現在很危險。

香姐：這樣說鬼子真會打來的嗎？

金佬：也許！

香姐：要真的來啦，像「一二八」一樣，我們要遭劫哩！

金佬：所以我叫你快走呵！孩子你該記得你的爸爸和媽媽吧！

香姐：我怎麼會忘記呢？

金佬：我苦命的孩子，沒有爸爸又沒有媽媽，我又是這樣子老而無用了，叫你這樣小的年紀來養活自己，還要幫助我，叫你怎麼會忘記你的爸爸和媽媽呢？要是你爸爸和媽媽活着，六年來你會這樣子苦嗎？你記得你的爸爸和媽媽都是給鬼子殺死的。

香姐：（哭）爺爺！

金佬：（流淚）孩子，不要哭，現在鬼子又要來了，像這樣子大姑娘闖着了鬼子，你還想活嗎？你知道你媽媽是怎樣死的，你快走吧！

香姐：那麼你呢？

金佬：我——嗎？（搖搖頭）你是我家唯一的根了，你收拾點衣服快走吧！

香姐：我不走！

金佬：爲什麼？

香姐：你也不走呢？

金佬：對你說，你是我唯一的後代，我老了，總是要死的。「一二八」的時候，我年老的不死，偏偏鬼子把你的爸爸和媽媽殺了。如今鬼子又來了，該臨到我的頭上來了，（流淚）我忘不了我的兒子給鬼子的刺刀戳肚子的情形，我忘不了我的媳婦被鬼子強姦時慘叫的聲音。我也活夠了。我有這一把年紀，我已忍受了人間最悲慘的苦痛……做父親的看到子媳被殘害，這一次我要看一看鬼子到底殘暴到如何程度，我要咬鬼子一塊肉拚一拚再死，孩子你走吧！我要你每年的今天，燒一錠紙給爺爺。

香姐：（哭）爺爺怎麼能夠叫我離開你就是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金佬：（自語地）叫你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香姐：工廠關了門，當女傭沒有人要，我們自己又沒有錢！

金佬：（自語地）「一二八」敵人的砲火使我家裡破了產，不斷的走私使中國工廠關門，總之敵人使中國人民完全破產。

香姐：鬼子使我們到處都鬧窮，鬼子的軍隊飛機那一處不會去，爺爺，叫我向那裏逃呢？

金佬：（擁抱着香姐哭）我的孩子！

香姐：爺爺逃不是一個辦法，因為我們逃不動，也沒有地方逃！您要和鬼子拚命，我就不能嗎？我也要報爸爸媽媽的仇！

金佬：孩子，現在我們只有拚命一條路。（一陣腳步聲接着有人着急地在打門，祖

孫以驚異目光互視）

金佬：誰……誰……誰呢？

大海：是我們，開一開門。

香姐：你們是誰呀！

大海：我們就是我們……。

得標：胡大海你又來這一手。

大海：我們是這一手！

得標：呸！

永春：不要怕，我們是羅店的駐軍，來保衛月浦鎮的，請開開門。

金佬：啊！……來啦！來啦！（金佬把門打開，第一人進來的是張永春）

永春：老伯伯，要噪擾哩！

金佬：老總們有什麼貴幹！

長勝：（第二人進來溫和地）老伯伯還有什麼人嗎？

金佬：沒有了。

大海：（一進來就把槍一擡橫在床上）二個，一老一小，老的是老頭兒（把手向臉

上一抹）小的是大姑娘。（把娘字的尾音拖得很長）

得標：胡大海總沒有好正經！

大海：我可沒有說錯呀！

金佬：是的，我家只剩下一老，一少，中年的全死了。

大海：瞧！還不是我的對。

得標：呸！

永春：老伯伯，這裏怕快要開火了，你們得走一走。

金佬：怎麼獅子林完了嗎？

永春：不是的，老伯伯，獅子林現在仍在我們的手中。

香姐：那麼這裏爲什麼開火呢？

永春：今天早晨四點時候，大概有一旅團敵兵，在多數兵艦強烈砲火掩護下，向獅子林進犯，敵人有一部分登陸，我軍將敵人包圍，可是有少數敵人突圍，向羅店竄來，立迫通羅店的要道，怕敵人到了鎮市有什麼殘暴的行爲，所以我們必須在這裡守起來，等候主力軍一到就可以將敵人完全殲滅。

長勝：佬佬趕快打算走吧！

金佬：我不走！

長勝：怎樣你可以不走？

得標：老實說，我們弟兄準備守着這屋子和敵人開火。

金佬：那麼，鬼子會到這裡來了。

大海：老頭兒我們到了家，鬼子不會來了。

金佬：來了我要和鬼子拚一拚。

香姐：我可以替爸爸和媽媽報仇！

得標：那麼說，您們與鬼子有仇！

金佬：在「二二八」時候，我的兒子和媳婦都被鬼子殺了，這一次我要我的老命嗎？

香姐：我們都要同鬼子拚命！

得標：誰沒有仇嗎！可是你們不走……。

永春：老伯伯，誰不恨鬼子，我們和鬼子這筆血賬誰說不算個清楚，我們當兵的，

幾年來的羞辱還不夠嗎？拚命是我們當兵的事，我們要洗濯中華民族的國恥，我們要洗濯你們的仇恨，也是我們的仇恨，我們會替你復仇的，你們並不十分妥當，還是走吧！

金佬：我不走！這里是我的家，這里是中華民國的土地，敵人來了，我不能一走了事，你們老總都拚命，我就不能拚命嗎？

得標：（對香姐）無論如何你要走呀！

香姐：爺爺這大年紀不走，我更不走了。

得標：老伯伯，就是你不走也該叫大姑娘走，你想，年青的大姑娘。……
大海：媽的，要是闖着了鬼子！

得勝：你勸他走吧！

金佬：香姐你走吧！聽見了沒有？青年的大姑娘……！

香姐：「年青的大姑娘」怕什麼？你可以拚命，我就不能拚命嗎？

長勝：你不走連你的姑娘都不走了，爲你姑娘着想，還是大家避一避吧！

金佬：這……。

永春：還是大家走吧，老伯伯，你走她當然走。

金佬：那……那末香姐我們都走吧！

香姐：我不走，你走你的。

金佬：什麼你走你的？譬如我路上跌了交呢？

香姐：往時你一個出門，不會要我扶過。

永春：這是逃難呀！比往常不同的。

長勝：你也該孝順一點。

金佬：（感情地）孩子我也只有你啦，你不走，我也只得不走。

長勝：你爺爺這大年紀，你忍心他鑽在敵人的砲火底下嗎？

香姐：……。

得標：你不走，你爺爺也不走了。

金佬：香姐還是走吧！

香姐：我們就是這樣子走嗎？

金佬：又沒有什麼可以拿的。

長勝：橫直你們第二天就可以回來的。

香姐：我們在廚房里還有稀飯哩！

永春：鬼子就來了，快走吧！

金佬：算了，走吧！（祖孫向四周依戀地巡視着）

永春：老伯伯，請放心，你回來保你什麼都是好好的（祖孫下）

得標：呸！媽的，好容易把他們哄出去了。

大海：我知道你也是不行，我胡大海不行，就該不說一句（當兵的不該這樣幹）

得標：呸！

大海：不要呸！王得標你我得同李長勝學一點，你瞧他多溫存。還有張永春的嘴可

天下第一了。

永春：我說風涼話的本領，可沒有你大。

長勝：他嗎？不是土地上長大的不知道種田的愛田和屋子的心腸。

大海：我忘記張長勝幾年前還般實的農民哩！

得標：只有你一直是土匪出身。

大海：得了，得了，我說你二個是鄉親。

永春：你們二個關外鄉親報仇的機會來了。

長勝：我一家人都死在鬼子手裏！

得標：我也是一樣，在關外鬼子常常洗村子，把中國人的命當作螞蟻也不如！

長勝：老鄉，記着報仇，向敵人瞄準。

大海：日軍是你們二人的仇嗎？是中華民族的仇！當然也少不了我的。

永春：我們當兵責任是保衛國家，我們不要失守寸土，叫敵人塗殺老百姓。

得標：我們要打回老家去！
長勝：……

（排長入衆立正）

排長：稍息！

弟兄們，據前哨的報告，敵人急急向這裏推進，大概就快到這裏了。我不否認敵人數目比我們大，我們只有一連，敵人有六七百並且敵人的軍器很好，有二百挺手提機關槍，其餘都是自動步槍。這一次我們完全是同敵人拚命，更

是我們不把這里盛家橋死守，月浦鎮和羅店的人民，就將被敵人塗殺，同時真茹要受敵人的威脅；我們要有決心，現在是十點鐘，再過一小時十一鐘我們大隊的援軍就可以開到了。這裏我們防守的責任是這一小時之內，當然我們還是困難的，但是我們有決心，我相信這困難一定可以度過！弟兄們，要是我們軍人沒有拼命的決心，中國就會被滅亡，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都將人被奴役。平時我們吃老百姓的糧，我們對得起老百姓嗎？我們是中華民國的軍人，我們對得起中華民國嗎？況且做奴隸的味道是王得標和李長勝所嘗到過的，中國亡了，我們也是要做奴隸，與其做奴隸不如爲國戰死！

衆：報告排長我們都情願爲國戰死。

排長：好弟兄，都有種，真是中國的好軍人，這里地方很重要，（指着外）前面是河最狹的地方。敵人一定要在這裏渡河，並且這裏可以看見盛家橋對面通獅子林的路，趕快設法在這窗口設點防禦，弟兄們就守住這窗口！我知道這里人

是少了，但是別的緊要地方也是人少，正面中盛家橋的只有一排，橋左一排，橋右一排，我們右的排要担任一里長的陣線，這裏來了四個是不能再多了，好在敵人沒有砲，只要有決心，守一個鐘頭總可以的。

衆：報告排長，我們準死守這裏。

排長：好，弟兄們一定會給我們軍人許多光榮。立正，弟兄們門外已經運來了沙袋，趕快把窗口防禦起來！

（衆人忙着把窗口防禦起來，排長出來）

大海：（背了最後一包沙袋砌在窗傍別人背來的沙袋上）李長勝你叫老頭兒明天回來，可是這裏不是他的了。

長勝：這是什麼話！

永春：除牆上多了幾個槍疤外，我敢担保這屋子沒有別一點的損傷。

大海：不是的，我說這裏該改我們四個人的忠烈廟哩！

得標：呸！你沒有好說的。

大海：你怕死嗎？

得標：小鬼子不怕死！我可不願意同你在一個廟內，怕聽得鬼子的冤狂話。

大海：好，你走了我們就把四義廟改三賢廟吧！大哥，三弟對不對。

永春：別再胡說，面前好像有敵人的灰堆發現，李長勝你看見沒有？

長勝：對！我見了！

得標：後面敵人的大隊也跟着衝來！

長勝：（看錶）現在是十點一刻，我們定要維持三刻鐘！

大海：來，我先打死他一個！

永春：不要發瘋！守在橋口的機關槍很有機會，不必要的時候不要開槍。

大海：媽的，敵人的大隊全向盛家橋衝啦！

得標：只有二百米達了。

(一陣槍聲)

長春：鬼子的胆，他媽的實在小，這時放什麼槍。

得標：鬼子都是怕死的東西。

大海：盛家橋的弟兄爲什麼不開槍，只有一百米達了。

永勝：會開槍的。

長勝：要再近一點。

得標：七十米達了，媽的前面全是手提機關槍！

(槍聲不斷)

大海：盛家橋的弟兄難道都逃跑了嗎？

得標：五十米達了。

(槍聲大作)

永勝：瞧，我們的機關槍說話了！

(紛雜的慘叫聲)

大海：媽的，沒有用的東西，令退了！

永春：現在什麼時候？

長勝：十點二十五分。……

永春：再過三十五分鐘，我們的援軍一到，就可以衝過去殲滅這般鬼崽子。

大海：我們衝過去，他們都會跪下來叫饒命的。

得標：瞧，對岸有敵人的斥候。

長勝：這回可臨到我們了。

永春：我們不要這兩個鬼回去。

大海：好！瞧我們的擊射。

(大海和得標向窗外瞄準放一槍遠處有慘叫聲)

大海：我的槍真不錯

得標：我也打着了。

大海：好弟兄，你簡直和我差不多。

得標：呸！你自己總是好佬。

（突然香姐入）

永春：（驚異）怎麼你回來了。

香姐：（低頭）……。

長勝：（着急）這裏十分危險！

永春：你爺爺呢？

香姐：死啦！，死了！

永春：怎麼你爺爺死了，

香姐：給鬼子打死了！

永春：給鬼子打死了……。

長勝：你也該走啊，這裏危險！

香姐：叫我逃到什麼地方去？

長勝：隨便什麼地方都行，只要不是火線。

香姐：我是這裏長大的，這房子是我的，廚房裏還有稀飯，我要在這房子裏活下去，我要死守在這裏。

長勝：你這個人真……說明白。

永春：大姑娘，我不騙你，你是走的便宜。

得標：（向窗外）敵人向這裏來啦。

長勝：有多少？

大海：大隊有百把人！

長勝：趕快走吧有大姑娘！

香姐：敵人殺了我們爺爺爸爸和媽媽我們一全家，他們來了我正要報仇。

(一陣槍聲)

得標：已經離這兒七十米達了。

大海：李長勝快來！

長勝：(拖香姐到窗下)你就躲在這兒。

得標：五十米達了。

永春：大家向前幾個瞄準吧！(大家開槍)

大海：媽的，敵人怎麼不衝！

得標：媽的，又是怕老子們！(大家繼續開槍，敵人的槍子密密地射來)

大海：他們子彈到不少！

永春：現在是什麼時候！

長勝：十點四十分。

永春：兄弟們，我們的援軍就快到了。我們快放吧！

得標：大隊一到，鬼子都要送終。

永春：（臂中一彈）啊呀……倒下！

香姐：怎麼！

大海：掛彩了。

永春：不要緊，一點小傷。

長勝：大姑娘請你替他包紮，包紮。

香姐：是。（找點布替永春包起來）

得標：媽的，敵人加多了。

大海：不是一樣送死。

長勝：當你的頭！

永春：兄弟們我又來了。

香姐：你休息一會吧！我來。

永春：你會放槍嗎？

香姐：（拿槍做着）是這樣加子彈，這樣子放嗎？

永春：對。

香姐：我已經看會了。

大海：我們來了女將軍了。

香姐：這次我要親手殺鬼子了。

長勝：（教香姐）看這樣子瞄準。

（香姐放一槍）

長勝：你該，得底一點。

香姐：（又放一槍）瞧我打死了一個。

長勝：大姑娘當心地放！

得標：（中彈腦部）啊咳！

大海：王得標怎麼？

永春：（急視之）完了。（拿了得標的槍參加作戰）

大海：好朋友，上西天了。

（擊射一會長勝臂中彈）

大海：李長勝你又怎麼？

長勝：不十分緊要。

香姐：要我替你包紮嗎？

長勝：我自己會包的，你好好地瞄準敵人！

大海：媽的，敵人越來越多了。

永春：大概敵人準備這兒渡河。

大海：（中彈）啊……！

長勝：胡大海你……？

大海：我不中用了，兄弟們殺呀！殺呀！殺呀！

長勝：（又加入作戰）老兄弟，我來替你報仇！

永春：現在什麼時候！

長勝：十點五十分，還有十分鐘援軍就來了。

永春：這十分鐘就不容易！

長勝：管他的，我們準備戰死！

香姐：敵人一進來。

永春：在我們沒有死之前是不能令敵人進來的。

長勝：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援軍快一點來。

香姐：敵人已河邊開始渡河了。

永春：趕快揀頭幾個打，頭幾個一死敵人進攻會緩點的啊呀（中彈倒斃）

長勝：張永春！張永春！又有一個兄弟上西天了（外面的喊聲漸近）

香姐：（要哭出來了）敵人將渡河了。

長勝：再五分鐘就行了。（中彈）啊呀！

香姐：（哭聲）老總，還有五分鐘（中彈）啊呀！

長勝：我們什麼都完了！

香姐：（想掙扎起來又下去）老總……。（哭起來了）

（外面大砲聲，衝鋒號聲）

長勝：大姑娘我們的援軍來了。

香姐：真的……

長勝：聽！這是我們的軍號！（大砲聲）

香姐：這大砲！

長勝：也是我們的敵人沒有大砲！

香姐：（笑容）我們可以把敵人趕出去了，

長勝：（有力地）要完全殲滅他們！

香姐：把敵人趕出去！
長勝：把敵人趕出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幕急下）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4 0707B



中華民國廿七年八月壹日

5.30